蒲室集鈔

海
共四
八波 5
1.021
1

明治四拾年三月
購求

麻

韻府云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将並用白麻不用印會要云唐翰林志云中書用黄白二麻為綸命重輕其后翰林専掌内命中書所出独得用黄麻皆在小院

ハ5 特
1021

百川学海已集上

王公四六話序先君子少居汝陰郷里而游学四方李文於欧陽文忠公而授経於王荊公王深父常秉父沈仕従滕元發鄭毅夫論作賦与四六云々銍每侍教海常語以為文為詩賦之法云々世所謂箋題表啓号為四六者皆詩賦之苗裔也云々銍類次先子所與待賦法度与前輩話言附家集之本又以銍所聞於交游間四六話事實私自記焉云々宣和四年七月庚申日汝陰王銍序　幻謂先子乃先人義也

王公四六話上

元亭之作王介甫拜相麻世以為工然未免偏枯其云忠氣貫日雖金石而為開謟波警天則於斧戕之敢頑上句忠氣貫日則可以襯雖金石而為開是以下句謟波警天則於斧戕了無干涉此四六之病也取元亭之古今傳記佳語作四六雖金石而為自開西京雜記載揚雄全語也云々四六尤欲取古人妙語以工耳

四六有伐山語有伐材語伐材語者如已成之柱桷畧加繩削而已伐山語者則搜山〔搜山一作拔山〕開荒自我取之伐材謂熟事也伐山謂生事也生事必對熟事々々必對生事若兩聯皆生事則傷於奥澁若兩聯皆熟事則無工蓋生事必用熟事對出也如夏英公辞奉使表畧云頃呰先人沒於行陣春初毋氏始弃孤遺義不戴天難下単于之

拜哀深渉岵忽聞禁休之音不拜單于用鄭衆事而公羊謂夷樂曰禁休比生事對熟事格也後永林作叙田錄改云義不戴天雖下穹廬之拜情深渉岵忽聞夷樂之声云云先公言本朝自揚刘四六之弥盛然尚有五代襄陋氣至英公表章始尽脱去四六之深厚廣大無古無今皆可施用者英公一人而已所謂四六集大成者王岐公元厚之四六皆出於英公荊公雖尊妙亦出英公但化之以義理而已 文章有彼此相資之事有彼此相類之對彼此相須而曽不及當特事比所以助發意思也唐人方有比格謂之互換格然語猶拙至後人發用講論而意益妙如楊汝士陪裴晋公東雒夜宴詩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特金谷有高人止於此而已云云其後蘇明允代人賀永林作枢密啓曰在漢之賈誼談論俊美止於諸侯相而陳平之属寔為三公唐之韓愈詞氣桒落終於京兆尹而裴度之倫実在相府然陳平裴度未免謂之不文韓愈賈生亦悲於不遇蓋人之於世美悪必自有倫而天之於人賦予亦不偏比亦何嘗出藍更青研朱益丹也云云先子嘗言四六須只當人可用化必不可使方有工云云庚來明署作四六最為高竒嘗鋰僕言須要古人好語換却陳言云云閣令洵仁善四六而一字不肯妄下必求警策以過人云云

天聖中刘子儀賀五王出閤啓云芝函貺列星飛降天上之昏棣萼晨趨嶽立受日中之字皆隠用五字王字也三公四六諸下四六貴出新意然用景太多而氣格低弱則類俳矣惟用景朝廷氣象語劉豪壯而不怒張得從容中和之道然後為工王岐公作慈聖皇后山陵使掩壙慰表云雁飛銀漢雖開景於千齡竜繞青山終儲祥於百世云云王文恪公阁嘗言四六如萬條二字須對綽約如擬鞍饗鑠須對攬纏澄清若不協韻則不名為声律矣六格句須襯者相称乃有工方為造微蓋上四字以喚下四六字也此四六之格也云云表啓中最以長句中字為難以其語少而意多因旧為新涵不尽無窮意故也前人之語能称此格者如刘原夫謝館職啓整斉百家是正六藝元厚之謝表云塤箎万民金玉百度云云同四六談麈序三代兩漢以前訓誥制命詔策昏疏無駢儷粘綴嘔閏以尓雅先作混成一洗西崑磔裂煩碎之体厥後季之者益以众多況朝廷之以此取士多可博李宏詞而四外兩制用之四六之藝咸曰大矣下至往来箋記啓状皆有定式故謂之應用四方一律可不習知予自少時魅長老持論多矣憂患以後悉皆遺忘山居歷年飽食終日因後生之問可記者輙録之以資講学之一事如古今五七字語題為

四六談塵云他非有得當附益緒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三
日陽夏謝伋序
四六談塵四六施於制誥表奏文檄本以便於宣讀多以
四字六字為句宣和間多用全文長句為對習尚之久至
今未能全變前輩無此体也此起於咸平王相翰苑之作
人多好之四六之工於剪裁若全句對全句亦何以見工
王沂作謝景忠語四六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方妥恬
太祖郊祀陶穀作赦文不以籩豆有楚對黍稷非馨而曰
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近世王初寮在翰苑
作宝籙宮詞云上天之載無声下民之虐匪降非人許其
剪裁四六全在編類古語唐李義山有金鑰宋景文有一
字至十字對司馬文正公亦有金桴王岐公最多
唐李義山別為四六集本朝歐陽公亦為集夏英公元章
簡晉肆亦有小集奈文唐人多用四六韓退之亦然東坡
嶺外啟与人啓云七年遠謫不自意全万里生還適有天
幸斫襯字皆漢人語也又黄門謝復官表一毫以上皆出
於帝恩累山之倫安有慚於公儀秋毫以上皆帝力也用張
敖語　王祁（白初子）寮作宣佐门成賞功制云閣道穹隆両觀搴
翔於霄漢闕　庭神霽一乘圍闈於宸湯時謂工則工矣惟
嗅下句不来　程门高弟如道達之楊中立游定文皆工

四六後之学者乃談経者不習此豈其然乎　伋在建鄴
時華蔵民先一沙弥法先試経得度属韓子蒼作化銭疏
座間索笔草云法先身本仕族志慕佛乘依華蔵以出家
誦楞厳而得度敢言四叓尚之三衣本未一物也無政須
行乞他日寸絲不掛用此酬恩
誠斎先生四六發遣膏馥私謂前後續別四集名十巻誠斎先生楊
万里撰述序淺後学周公恕編類江西四六前有誠斎後有梅
亭二公語奇對飯妙天下恐勝乎衆口云云幻謂此数語
非序校刋者語也未有梅亭先生四六膏馥十巻次有新編応用四六
通式此則文江歐陽有（安謝肩手）吉有編
玉屑二百一辭学指南東萊先生云云凡作四六須声律恊和若語工而不
妥不若少工而圓亮注上句有好語而下句偏枯絶不相類不若兩句
俱用常語古人文字有語似不連属而意實相貫程文切不可如此野処
洪公曰四六宜警策精切
玉屑二百二東萊先生曰詔誥以用散文或用四六皆得唯四六者下語須渾全
不可如表求新奇之對而失大体
玉海二百三辭学指南表部東萊先生曰作文字須照顧俗語非忌孫仲益
奏金之湯進之表皆可為格幻日靚字仲益金字金之排句孫靚代高棗王
謝賜燕樂表登歌下管天地同流鼓瑟吹笙君臣相說注此表警句全用
経句而後典礼大九詞科四六須間有此一両聯則易入人眼　王志古亦云杜角

並揚慶君臣之相説墳箎迭奏与天地以同流支亦与孫仲益同但不合不
全用故弱此不善用幻日表云蕩〻乎無巳名虽無見宮墻之美欲〻然有喜
色咸与聞管籥之音住此表辞意俱勝可為定格
晦蔵虎閑師禅儀外文序語曰行有餘力則以学文餘有二焉溢餘外餘孔
孟之文者道德溢餘之力也游夏之文者仁義外餘之力也溢餘文者大醇矣外餘
文者不能無小疵矣漢唐諸儒咸外餘而匪溢餘焉不特儒也吾门亦然三祖
信心銘石頭参同契等者溢餘也石门橘洲以降外餘也大凡衲子吐演有内外
文提綱拈提倡賛等者内也疏榜等外也内者不可虧矣外者随宜矣唐宋
之間迄于汴京入院開堂両也南度後合為一焉是我门之大儀也以故疏榜出焉
疏榜者四六也不得不文矣若夫文者法格作裁不可失矣近世庸流叨作句語
作格濫滅故我撮古之有作製表者作類聚備鑑識焉又尊宿入寮有祭文
趙宋以来尤繁矣庸流之失作製表者与疏榜均矣故并而纂昔斉竟陵
主集名僧盟講序於郢令沈約撰疏梁武帝聞達磨喪紹昭明太子造文
祭之疏文二支其来者尚矣嗚呼開堂者我宗〻叢轂也祭供者結局也
然則二支禅门之始卒也善夫始卒者孝者可不省哉故撰此一集名曰禅儀外
文我智大雄清規有唇状職因茲而言外文亦不可弃乎外文抄入院開堂
愚按宋南度以前如楊岐會受雲门請於負化寺開堂雲峰悦赴翠岩嶮在上
藍開寺是也若大慧赴徑山至臨安開堂於明慶寺則虽南度後猶在別寺開堂
異合為一蓋大恵以後義也開堂古文苑本八開堂乃譯経院之義式毎歳誕節
必訳新経上進祝一人之壽前両月二府皆集以観翻訳謂之開堂譯経使

潤文官前一月又集以進新経謂之開堂今宗门命長老住持演法之初亦
以謂之開堂者謂演佛祖正法眼蔵上祝天筭又以為四海生灵之福是亦謂
之開堂也
校定清規説宣疏云或開堂祝聖則官員自是度疏然後指法座登座拈
香祝聖所謂開堂也　釈氏通紀才廿六巻宋仁宗天聖三年訳経国文官毎
遇上生辰必進新経前日二府皆集以観翻訳謂之開堂校定曰今之入院謂曰
開堂非也　禅苑清規入院後択日開堂外文以竟範所製表圓悟住雲居山
门疏為靡巻
山门宣政院請也　諸山道旧法眷江湖勧也
山门請之諸山勧之江湖賀之其餘皆然　茲審茲諗等語独山门不可用之
不工日義堂和尚曰外題或最初題目或署曰山门二字所以四六用偶字不用奇
字故或曰山门疏三字譬如不言傳灯普灯而言傳灯録蓋表出是疏耳餘疏
類是或二字或三字皆通又云此霖和尚曰初唇某州某山某寺山门疏是題目
也自欽奉以下序語也當日本寺某和尚又曰山门當言今月日也
冒頭之首置右旁以三字則結語下必可置謹疏二字也　欽奉　恭敬　遵
承故曰欽奉首一奉首一註
一篇中凡七八對皆當對之作矣不可一模或譬喩或實録或緩或急或
舒或縮長者短者古之新之華朴巧拙如織錦然矣　八字称下有實録句
則八字或以物而譬言不然則八字當実録及次對共実録為好
隔句對不可連属短對或許連綴此亦不可過二對作句不可不待語転句語

一字安句頭此大作之法也
以語語用古語法　集句貴典重詩語當以詩語對之本經文當本經文
而對之集句用古人語勢則對句當増損字語貴熟語比之鋪貨
古人疏中語或可用或不可用非是規矣佛経禅录隠語僻語聲音法
小説街談方俗悉用之不可避其陋但貴用得而緊也　閑門春盡昊芝無根
海棠無香可忌之語也
凡對句用字以數字色字配之白四之對者白作百故也
有客問蕉雪翁以四六法翁曰四六同千人傳宋子京嘗看東都事畧曰只是
一个影字偶因閲陳无忌傳他好処却不載同他好処曰他最好是章子厚不着趙
挺之綿襖傳欽之聞其多臭懷銀子見他欲賙之坐聞他談論遂不敢出銀子黄
魯直自有好処亦不曾載或問魯直好在甚所曰他亦孝友
又曰文有属對平側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宣説施行似快便然不可施於史傳余脩
唐史未能得唐人一詔一令可載於傳者惟拾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於篇
大抵史近古對偶非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黛粉飾壯士笙匏佐鼓声非所宜
云今四六以對偶而似傳勉之儷句或謂翁對雖詩皆用之杜哭台州司戸蘓少監
云得罪台州去時危弃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殁潛夫東坡替孤臺云解
后障車馬尋芳謝眺洲凄涼望鄉国得句仲宣楼又唐人絶句亦用比格
如去年花下留連飲暖日夭桃鶯乱啼今日江边容易別淡烟衰草馬頻嘶
鄭谷亦云昔年共照杏溪影松折碑僧已無今日还思錦城事雪消花謝夢
何如之類是也見于漁隠

○江西蒲室四六講特口傳
其ノ後ニ儷句對シ三對カキサウ蒙肇ノ儷句對ノ外也サリナカラ三對カケハ笔
カカナイ者ハヨロメイテワルウサウホトニ大畧二對カイタカヨウサウ
八字称ヨリ後ハ尤對ニ過テハ不可昏カクハ無法度ナコト也
其後ノ儷句對シカクノ特上四字下六字カイツレハ其後ハ又チカヘテ上六字下四字ニ昏
也上下ノ四六ノ字ノ前後ハカキテノハカライナリ
四六ニハ八作アリ其ハ作ノ中五ハ禅ノ四六ニハ不用其内三ツ用也
散句トテ惟以レハナシトカクシ散句ト云也散句ハ八作ノ中テハナシ
傍句トテナカノ句ニ乃而ナントヽ虚字シカクシ傍句ト云ナリ
盛句トテ三字ノ句ヲカクシ云莫非作壯句
緊句ハ四言一對句ナリ八字称ハ必四字也
長句ハ八字句ナリ八字ノ長句シ三對カクハ無法度ナコトナリ不可過二對
過句ト云ハ儷句對ノアワイノ事也
漫句トテ今ノ四六ニハナニレツカト對シタ中ニ對モナフ長云ナリ今ノ秉拂提綱ナントニ
シクハ入テ對モ無フ長クカクシ漫句トハイウス
逆句ト云ハ耳也ナントヽシクニトムルシ云ナリ今ノ四六ニハナシ
儷句ノ中ニ六科アリ軽句重句疎句密句平句雜句此六科アリ
軽ノ儷句ハ上四字下六字コレカ本也ニツ最初ニカイテ人ニミセハ軽儷句ニ可昏
重ノ儷句ハ上六字下四字ナリ
疎儷句ハ上三字下ハ七字八字九字ニテモカクナリ是ハ今不用

密隔句ハ上ハ七字八字九字ニテモカクノ下ハ三字
平隔句ハ上モ下モ六字ノ句ナリ
雑ノ隔句ハ上三字下ハ多ケレハ十二三字四字ヲカキ上ヲ十二三字モシテ下三字モシサフ（月溪云此義相違可着眼也）
又ハ上ハ八字下四字又ハ上四字五字シテ下ハ八字九字モカキサフ
今所用雑ノ隔句軽ノ隔句重ノ隔句此三ヲ用サフ
上三四字カイタニ其ニタ三又四字アトツカワセテカクハ無法度也
今ノ四六ハ九字ヨリ多ハ不可啓
武庫法雲杲和尚詔住法雲開堂日中使捧御香至要語録進呈特供覧
範在會下令侍者請未編語録云且看左和尚面覚範編次呈之讀畢
謂曰若要了死生庄禅逐和尚着是攢花簇錦四六文章閑言長語須是
我洪兄始得
茅菴云太白学蒲疏於絶海記其所剽聞　聞否也　村菴就太白小師借之今此
注录太白義者是也

竜翔集慶寺咲隠禅師塔銘　　黄晋卿
今天子至元之年大中大夫廣智全悟大禅師住持大竜翔集慶寺訢公上謝
表之請御史大夫撒迪公以聞上不允遣使持詔加淑教宗主兼領五山寺敕其臺
臣諭旨俾安居以終其身竜賜優渥賚及其徒不敢違俛僶受命至正四年夏
五月己丑朔乃陞堂辞衆退居東菴且援著令循本宗資次挙径山景茅忠公以
自代俄示微疾其月二十四日壬子委頓而化云云弟子宗緒以公法嗣宗窿住山来後之
状走金華山中謁予潛曰云云謹按大訢自号咲隠云云世号江湖後従南昌故今
為竜興之南昌人父載母某氏公幼穎爽授以書即成誦七歳遊僧舎見仏像
輒作礼云云公每謂先徒有云但有纖疑不至無学安能七縦八横乃益研教典旁
及儒家道流百氏之説云云侍晦机熙公集承詔為晦机塔銘既又改中天竺寺
額曰天暦永祚以表公興復之功而公之別菴曰廣智亦俾公為之啓其扁榜
所賜貂裘金納衣及它貴珍服用之物悉出貨数従行者預賜有差云云四會
語有録外集曰蒲室集公以每年高廟於觀省每自謂有愧於韓柳編蒲
奉親爰以蒲名其室因以名其集云云公資貌魁特襟度豁如其所為文無山林
枯寂之態変化開闔奇数爛然而後論否落一出於正未嘗有偏蔽庫公称
其如洞庭之野衆楽並作鉅鉱軒昂蛟竜起躍物怪屛走沈冥数興至於名
教義節則感厲奮激左於文学者不能過也人為知言初魏国趙公孟頫未識
公得其文欲賞不已即命駕訪之一時賢士大夫咸慕交焉公啓寂之日天大
風雨殯之日密雲四合陰風悲無寂之日城東南昏雨而城西独無沾濕吳之迹
可徴不誣其遺逢之盛除始栄　哀有不偶然者矣銘曰云云　咲隠侶戴于
續傳灯第四
四句ノ八体中三可書之
隔句有六種上亦四字下亦四字啓之允法也此集元叟住径山云匡徒行道列祖宏規

遁跡深居古恵〻凤致文凱南叟住廣福云明銖歷壹手照无遁形洪鐘在懸
和斯善應悳曇仲在先住東福云造文御馬執爭所能任鄙棹牛尨誇絶力
同本白云合浦銖去住山𨘋其人固雜潁川鳳鳴法社於今日有侍蓋在法而
不在力劍為國而𨘋為私
仙
許彥周詩話云歐陽左堂口号云金寺玉堂三学士清風明月兩閑人初鈀清風
明月古人通用語后續南史謝譓傳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推當
明月文忠公文章固優辭亦精緻如此
緻玉篇馳二切密也

語录無蒲室集三字　蒲室集語录之初有门人廷俊等編六字各寺語录編
者名皆不同或曰门人惠曇或曰门人中孚或曰门人崇裕詩文巻〻初皆有豫
正宗
章叔大訢笑隱七字皆向之下無此七年
茅菴蒲芽云玉海凢作四六須声律協和若語工而不妥不若少工而倒亮云〻
又云四六菽麈云宋祈景文云有一字至十字對句云〻續翠疏有十字句
村儁蒲室之疏為後世之法故自撰以題名字〻於其端此義不尒藏叟摘葉集亦自
題名勿謂自題名者不必在疏文集亦題名蓋门人所録手藂黄侍集巻〻初亦題
名尒

疏山於切通也達也月令其器疏以達今作疏玉篇
蒲芽疏字韵會條陳也又曰記也私謂此疏者近條陳也記如經注曰疏記　英本
疏疏决塞者通達曰是疏也人必叓出世之命固辭特眷疏以蘄彼人使諸人之
志通達也　勿謂英本義不可乎教家經注為疏者具備次布三義疏通理趣決択
義相布置文言只今所用四六与之異也

塵伯生学古录大辯禅師宝華塔銘曰臨濟一宗〻〻七傳為楊岐白雲五祖圜悟
〻〻悟〻傳有東山隆大恵杲卓然植其宗風於故宋南渡之初门戸巖峻波瀾
浩蕩自朝廷大臣縉紳先生莫不委心道要不同者猶緋徊称嘆以為不可及東
南禅门之盛未有及於斯者而隆之傳應菴華密菴傑破菴先無準範演化之
宏与恵相望至於雪岩欽公五世矣當宋〻之亡宗门尊宿漸向寂寞君玄毅然自
任其導引甚方便而鑑可極巖絶得法於其门者十数人偏布江湖〻間

各以不至坐大道場宣闡法要在大江之西者虚谷陵海印如父子兄弟相為
倡和以数明斯叓諸方尊信之嗣岩集雲之席者則吾陵幺而已〻〻初師
在众中有两蛇常於檻外朝〻仰山古有二竜〻至今灵異或曰二蛇即竜
〻無準塔前有岩桂樹常以岁三月準示涅槃日開数花及師主山〻
岁花乃盈樹師平生主二大山凡四十年其因縁豈偶然哉
虚谷八陵虚谷贊曰面冷如鉄髪白如雪起集雲万古法幢追凌霄三世遺業
奔走象竜掃空魔孽仏祖不敢正視天人咸被慈摂我嘗偏嶺望餘光惟
見曇華開五葉

蒲芽宗派圖曰虚谷塔銘字曰西由九淵云虚谷蓋別号歟予謂其字前後有呉
勝覧曰一径山在浙西路臨安府餘杭縣北図経山乃天目山之東北之峯也中有
径路後通天目故名径山

蒲芽村謂以虚谷冠巻者有三其一中岩曰草疏以古文故也其一九峯請大覚中
疏故也其一以虚谷為名師也蕉雪惟肖疏集以侓絶為首此之謂也
九峯者僧中住院疏之初也

蒲芽村曰虽題曰江湖一蒿語勢如山门疏若実江湖則虽無水边語久許之句
有雲水僧〻意也

笑隠　續傳燈第四金陵竜翔笑隠大訢禪師族姓陳氏九江義门
唐尚書操諸孫從郡之水陸院出家初至廬山謁開先一山
万古既而遣謁百丈參晦机〻〻一見器重由内記外記室一日問曰董
竜得旨泖潭領徒遊方及見蔵明鉄索汗下適在何处〻師抗声曰千
年桃核視見甚旧胎仁又一日舉百丈野狐話詰曰且道不落因果
便墮野狐身不昧因果便脱野狐身利害在什乄处〻師擬答机遽
喝之平生凝滞渙然氷釈因同參者若問師頌曰百丈野狐〻〻百丈埋
作一坑伏惟尚亨机迁浄慈復延掌記出世湖之烏回迁杭之報國中
天竺天暦元年文宗以金陵潜邸為大竜翔集慶寺妙果名徳　山首膺
其選〻号曰廣智全悟大禪師為開山第一代位特厥后駅召赴闕入見奎章
閣賜坐咨問法要為揚称旨賜貂裘金納衣及順帝御極待遇益隆有
旨命百丈山東陽德重編禪林清規仍命師校正遂定為九章四方咸取以為
法以老病求退御史太夫撒迪合号閔優詔不許加以釈教宗主兼領五山寺勅
外老護視使安居終老師因僧侍立展手云八字　了也為什广不肯
羕當僧云恐鋸罣和尚師云許多兆没一点気息便折　問僧甚処来僧云遂
山来師云笠子下拶破洛浦縞參底作广生僧云未入门兆已呈似和尚了也
師云即今為甚不拈出僧擬答師便打一日云青州布衫重七斤古人道了也
畢竟万法歸一〻歸何处有僧出云東廊頭西廊下師云什广処見趙州
僧擬答師云捧上不成龍一日有僧来參師云竪拂指槌台佛榜様擊叉
彝剣列祖條章衲僧门下一句作广生道僧珎重便行師云不消一劄上

堂安養國中水鳥樹林悉皆念仏知足天上於相撐触演説若空豎起拂子
山僧拂子穿海諸人鼻孔諸人向甚処出気入可ち陞座第一義諦明如
昊日寛若太虚方畢丧然纖座不立明今年古無非節外生枝立主立
賓何異虚空釘橛我聖旨建ち諸官深從不可只恁广休去还有共相激
揚底广問答罷乃云釈迦世尊捨金輪而登佛位今上皇帝從佛位而
御金輪収接三千刹海於一市中具足八万法門於一毫上如華嚴會上
菩薩得受无福德荒解脱门於一器中出生種々義味飲食又於法會
仰觀空中而雨種々珎宝随衆生心悉令満足然后得其宝者尽種法门食其
味者咸成妙道無一座而不具足仏事無一法而不圓満而宗即今崇建宝
坊闡揚法施緒已音楽不鼓自鳴梵唄詠歌自然數奏十方菩薩咸集
道場八部天龍同伸慶賛还有不應化城往登宝所者广嚴拂子
云四海已歸皇化裡明清休唱太平歌至正四年五月俄示微疾肯輿而
御史大夫脫歡台為別留語凡与交游之善者囑其徒以両朝賜已金
幣作万仏閣上報国恩二十四日遂書偈趺坐而化春秋六十一夏四十六

○行道記

大元廣智全悟大禪師 太中大夫佐大竜翔集慶寺釈教宗主兼領五山ち笑隠訢公行道記 有贊

自大恵杲禅師大弘臨済之宗於東南晩得仏照光以為之嗣小礀尚傳之至物初觀而得晦機熙公江南既歸國朝禅宗号宿共扶其道者数公而已晦機尤以老成為国柱石隆然継之名称著聞天下者則廣智全悟大禅師訢公其人也公偉大訢字笑隠姓陳氏本九江義門也唐高書操子諸孫分居南昌先墓有豫章之木特異神於相地者占之曰是當生奇男子為名僧其道大行樹枯其徵也已而果然師生於至元甲申八月二十七日生之夕所居宅地若震動人為驚異稍長入郷校頴悟過常児書已服輒集誦其親拝以出游至佛寺必瞻拝恋慕不能去父母知其志俾從伯氏之為僧於郡城水陸院法名之九季而之徒歟為薙髪受具戒居八年季向日廣知来佛法大意一山万公住庐山开先即往見焉時年十七山一見器之左右日夕警誨歎曰吾友晦機在百丈子盍總決究竟非見吾友不可師稟令詣百丈晦機識其奇偉於眉睫间即使侍方丈他日謂之曰昔黄竜得旨泐潭領徒游方及見慈明气索汗下汝且道過在甚処語未絶師抗声曰千年桃核裡覔見甚旧职仁文之俾掌书記一日舉百丈焚狐話問之師擬議晦機震威一喝師於是群疑頓釋得無碍智同参若咨問之師后有頌云百丈焚狐了百丈伏惟尚享諸方多誦之晦機一日定中見天门有榜師名為首因謂師曰若东山祖有言我不得勤遠別見慈明矣汝善保任乎晦機迁浄慈師従之何以為书記晦機說法文理精詣掌謂師曰昔雲竇負浄及我所喜以来内自教乘傍及儒老子百家之言深入要眇故其文言浩乎如川至之不可禦也師神觀高邁音吐如洪鐘素惰洽聞至其辯論鋒古今如指諸掌執筆吞文文士良史莫或過之一時名勝如恩断江如一溪茂古林宣掌言阜有行業皆与師為忘年交於中峯居天目山之師子岩中外信向甚盛師掌謁之

至參半忽大風厓石欲墮左右辟易師危坐如平時峯亦服
其定力矣而學士大夫如吳興趙文敏公巴西鄧康莊公太原
四明袁文清公桷房山高公彥敬東陽胡長孺汲仲錢唐仇遠近仁延
祐進士蕭城楊仲弘金華黃溍晉卿及今翰林待制京兆杜本
伯原前后負盛名與師為文字之交者也晦機著百丈山塔銘
屬師代作傳文敏公書之公一見大驚異以為真得古文法公為
杭州僧作顯教院記亦屬師代之及成不易一字署己名以書至大
辛亥初受請住湖州之烏回祝香之次諸山咸歎師推之得人矣大
報國寺者因宋故宮而為之延祐庚申究諸刹之宿共延師起廢未從
也趙公為親作疏以請既至大作新之寺田之在宜興者連歲不入師為飯
其侵始有以食其衆江湖行者省亟相脫歡公啟答剌罕順德王之子也
以世勳名德請重和大作兼行宣政院事領東南浮圖之教凡大刹
非名德不輕授特請師住中天竺人無間言而師名日起矣天曆初元師
夢神龍騰空覺而異之作偈以識既而天子以金陵潛邸作大龍翔
集慶寺令江南行御史臺督視其成嘗有旨曰江南大刹皆前代
所為甲乙之次頗有定品今日之作親制位望宜無加焉方大臣難於其
主者臺臣久在闕裡令為大中大夫號曰廣智全悟大禪師為其山
第一代師恢弘邑達汎應無滯偉然江海之上歸養自在不偏於世
寐文明年與蔣山曇芳忠俱召至京師之之為禪宗者出延河上
曰國家尚教乘塔廟之建為禪者寂然禪刹與於今代自師始吾

徒賴焉師謝曰遵其行之為律宣其言之為教傳其心之為禪有言有行
皆所以明是心也吾徒無負祖師西來意他不足論也自召對奎章閣
賜坐說佛心要深契上旨館於大禧宗禋院勅設伊蒲妙饍賜貂
裘金衲衣及諸金幣皆內府珍異上嘗知所為文曰蒲室集者命昭孝
寺大司徒法洪取進法洪亦悟洽內外典深為誦達上問師嗣法何人曰
元叟也因賚其道業源委上嘉歎令學士虞集製銘賜之居十日中
使問慰洽至請遂從之賜中天竺名曰元曆永祚寺命師之菴居曰廣
智皆令虞集為之名祖道城南傳舍凡食設皆貴臣以上旨為之主
上之眷斯志也外以壽臣護視使者從中來賜與無虛月皇上至元二
年以老病求退御史大夫撒迪公以聞優詔不許加號釋教宗主兼領
五山寺餘如故而賜予尤厚匪匪之須備及寺衆勅外臺護視
使安居而終老焉先百丈有禪苑清規其徒遵用之嘗有旨命師
修改乃分為九章今行焉於是中朝西域高昌三韓滇池于闐與湖江
淮漢閩蜀閩廣之俊傑四面而至法席莫盛焉師之居於是也自中朝外
藩奄圖風紀貴人名公卿至者莫不傾蓋為禮非人力所能致也而文詞語
言流傳四方震動耳目亦顧盼雄毅於一時矣初給錢為中統鈔若干
萬紙設官領之取子錢以為食后廢其官以飯寺之人累賦粟出納
為息不能當一稍病之至正元年勅有司市民良田以償寺累賦
粟以食公私兩利係累歎曰吾從應妄佚一傳於朝夕吾亦老

旦休矣四年五月一日為文書請以徑山仲㫚芳代已升堂撃鼓
辭衆退居廣智菴居兼旬省興与御史大夫脫歡台為别區
眷乃与交游之善者令弟子疏两朝賜已金幣等㕘以付寺僧
俾嘗方仏閣以報國恩既乃卧示疾明旦天大風雨自晝變冥召
入室弟子各加勉諭從容作偈儀然而逝是月廿四日壬子也得年六
十一僧臘四十六初竜翔寺集㸃嘗三塔於石頭城之東岡弟子奉其
全身措於俗院自寔壱郡縣大小吏士緇素充初遂者万㐂隨之四匝與
凉飈世然行者不知暑流散始罷八月瘞石爲坎於石城之岡十六日奉龕
㫖表浮圖於其上其徒之在杭州報國永祚者又奉師遺歯爪髪而塔
於鳳凰山師四會說法皆有語録提頌叙說宗旨外集詩文若干巻即所
謂蒲室集者也度弟子若干人嗣法住山者若干人師性至孝父母蚤卒
毋兼氏方盛年即持齋念仏以居師受請報國師母率餘子廖新祖考
庭前忽生花形如白蓮蓋芝之類也鄕人聚觀香色彌月不減占者以
爲師之瑞應也師雖不得至左右而心常不忘目其文曰蒲室所以
識宗家睦州織鞋爲養之故事也故其爲文爲人子言必曰孝爲人臣
言必曰忠爲朋友之交言必曰信至語其徒脫妄閱離無明直指本
性以悟爲則誘掖以進之激昂以發之奮迅以決之機用迭發所以
令独行其門人以所得名有元之季也噫人材寔難江濤渺茫居

忌不恒能静以應向使不為方外之歛亦足以用世者哉予与師
相知四十年見師身㝎竜翔之寄至于今十有七巣飯先江上亦
十二年向与交遊者皆已矣弟子悵渭求其甥也清修善文字有渭
氏之風渭之為名亦所以識也以其同门之意使予昏其遺事予勝
慨乎乃还贊曰　維昔至元皇有南服神明合完生息未復豫
豫章楩楠殿於湖江幹立條務乃發蘇庇文林茀條靡戢契嘉
穴肆其脩能求法方外達磨傳心別瀬為宗至妙喜天縱橫朗
馳遠紹諸流必有恵辯惟全悟師弘偉超鍊四坐道場説法沛然
吐辞湧泉如洪如元衡法如嵩不佛明教識蒲艱親睦州之孝
表裡東南擬于金陵皇作梵宮竜翔是徵崇奄在馬耳目攸寄
以鎮佛㝎孰克堪是鼓鐘震蟄竜象人天岳峙山連莫之雄
允金貝鉄璧園花林澤道獲万福好爵嘉錫宜其恵慈作新
䉼覿来嚮来參之奔由弛皇仁如天函覆如一俾善其流休
然以文風雨漂搖安如須弥生滅去来何足控持慨念故交違越
年䇷評諸門人以作斯記前奎章閣侍書学士翰林侍講学士
通奉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蜀郡虞集記

徑山大慧 宗杲
育王佛照 拙菴德光
淨慈北磵 敬叟居簡
育王物初 大觀

徑山晦機 元熙

竜翔笑隱 大訢
道場東陽 徳輝
建長中岩

中竺季潭 宗泐
道場清遠 懷渭
淨慈用章 廷俊
水西仲銘 克新

範無準 — 欽雪岩 — 陵虚谷

蒲室集

慕睦州陳氏織蒲鞋養母故称曰蒲室

豫章釋大訢笑隱

抄曰師諱大訢字笑隱姓陳氏本九江〻義门也唐之尚書操之諸孫分居南昌先塋有豫章之本特異神於相地者占之曰是當生奇男子為名僧其道大行樹枯則其徵也已而果然

疏

夫四六〻之作在乎易讀故謂之露布而以對前後其文顛倒其理便不足以為文也要一篇之大意無繞曲焉

山门疏者以多用禅語為正体也耆旧大众咨疏以申是天子令住持也故山门之疏須褒其人之才德可咨也然而咨之非也故以境德請為一篇布置之法也又今代無行宣政院之疏故山门疏末必有天子祝聖之句也或云随日本之例亦無害也

諸山疏者同列寺咨以修隣好也

江湖疏者江湖旧参之烟簑雨笠之輩故友旧交評其人物也

同门疏者非日本之所謂同门也同師是曰同门也論語有朋遥遠方来之注云同门曰朋也日本所謂法眷也

法眷疏者非日本所謂法眷也凡法之眷属也言其门下〻徒咨以賀也

第一冒頭又云壮句又云話柄也蒙頭者猶詩〻序也叙一篇之大意也

第二過句又云短對

第三八字称必用声律也自八字称以下不可過八對自八字称以下隔句對不可過三對長句者不可過九字短句者不可減緊句疊短對不可過二對隔句對者不可疊二對蓋是蒲室法也

集句者七言句可以施之於結処而不可施〻於冒頭也五言句可以施之於冒頭而不可施〻於結処也

南斉竟陵文宣王図先賢形貌於昏斎壁云々見釈氏要覧畫房壁之注

師承機縁實録或隔句或短句以次之於八字之下為最也對々短長要不相重畳也　句之虚實要前後相反也　機縁要不偏也　著語要活也　斉竟陵王集名僧置一講肆席於邸令沈約撰疏是制衣疏々始也盧氏雑記四六之作起自徐庾或云四六々之作始自露布　昔廣主鎦王請雲門偃開法之時使列牧何希範製駢儷以為儀式今時叢林視篆々日具諸疏而勸請且宣讀表盛奉者蓋以鎦王之於雲門為濫觴乎就傳灯录偃傳可考之希字僎宝作承

葉石林避暑録云前輩作四六不肯多用全経語悪其近賦也意有適會亦不得避者但不當強用之尓予謄作呂申公制云况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乃至國人皆日賢然後用気象雄傑格律超然固不可及　蒲室題蔵叟榜語云予謂駢儷雖非古而魏晋唐宋之作者猶自渾成及文弊而至於鬪飣瑣砕不足観也矣予又不可以不弁

伊仲芳四六之法

駢　儷玉篇呂謂切偶也

叢林入院開堂用駢儷之語勸請住持蓋濫觴于趙宋著行于元明其間諸師竟範如礀以下至懶菴全室等叢揮正宗之餘惇識雄才游戯翰墨皆以化筆縁飾斯道凡以文章行于世者咸有四六之作其為作裁随特弘草出入古今馳騁内外吁盛哉国朝諸師初無此作中古以来盛行之卒用宋朝文法是故閑翁禅仅外文択而載之三四十年来稍用大元法度其端重典雅縦横放肆与造物者争化者竜翔製作超抜先古四六之体立宗門百世之法是故天下翕然歩驟之而其文法固非一例学者其宜反復究之而諸師所製亦不可不熟読之唐宋以来諸儒文集皆有四六々語筆力精勁造語可観而未必宜宗門疏語深可弁之禅四六之文仲芳製之才力優贍從支于此者取三教文字包括渉獵以助筆力可也造語之体句々欲活動字々欲謹厳有一篇之法有一句之法有一字之法常用六経之筆法而和而可得楚辞之文作也力吐驚人之句慎勿用隠僻瑣砕之語也吾輩不以文章為專門而宗門棄侮之一端亦不可廃之苟東其笔宜知利病窓之著力不可軽易変乱乎當代雄文博望者皆可為師法勿倦講明此年毎見世之学語之輩漫然秉笔有使人皺鼻捧腹者正欲馳文章之誉而却得無知狂惑之名何其不思之甚乎

繋無文雲太虚四六序

四六詞人雖能之枝亦為榜疏充詞人之所甚難能者蓋作格貴勁正意味貴渾暴白句法貴蒼老使工於詞学者為之不失於優柔綽約必流怪僻鄙俗未見其能也亡友太虚用力於此積三十年勁正而婉娩渾暴白而停蓄蒼老而敷腴敘事無剩詞約理無遺意紆餘不牽合簡切不窘束蓋太虚以気為根本学為枝幹詞為花葉此不以兼詞人之能而無詞人之失欲太虚之赴中峯也以其手編寄余於径山况後之明年属四明観物初択其工致精粹者付其孫詢刻梓以恵後学雖然太虚嗜数有味学道有聞能詩有声今余独取其四六以掩其大者太虚有灵未必不以是見罪

暴玉篇歩下切又蒲報切晞之曝々

何希範請雲门住灵樹疏（不見千偈竹泉ヲ门侍）（禅家疏ノ始也雖私ニ人制之ヲ僧宝伝ニ希範作何某ヤ）

弟子韶州防禦使銀青光禄大夫検校兵部尚書御史大夫上柱国何希範洎合郡官僚等請灵樹禅院第一座偃和尚恭為皇帝陛下開堂説法上資聖寿者切以伽路而来克典大乗之教達磨東至乃傳心印之宗然法炬以燃断運慈舟而済溺伏惟和上恵珠奮日心鏡発輝性海深沈不可以識之言泉玄奥不可以智知能生一相之门廻出六塵之境灵樹禅院者曩古灵跡最上勝縁自知聖大師須世密出授付嘱之詞皇帝処得栄加寵光之命定可以為祇園柱礎梵苑梯航緇徒慶心以皈依士庶精誠而信仰希範叨權使命謬治名藩幸逢法庭之風請踞方丈之室願以廣済為益無將自利処懐少徇披榛之徒佇集如雲之衆俯従所請即具奏聞

九峯韶請大覚璉住育王（傳疏ノ昏タ始也）

鄮嶺特秀仏祠頗蔵烟雲蔽虧金碧燦爛勝絶如此宜待乎誰不然皓月流空遍照即破至人應世随方即居豈以小奇一洞彼大度其人（廿八字称）道悟主上名落天下倫輩顕赫何莫由斯當思念東南以来吾宗頽圮綴有扶救之者必援枘索御之彼奔輪断使矣徒坐観須霞援（孝律遠也草疏ナル故）禅師聞此當如之何良謂道高位崇理不可免瀝誠露膽言不敢（アヤ）大衆等但加斂抆遐馳其足音耳

中葉四六集太虚住恵林道旧疏畧云好喜中省原夫四六之於文非古也唐以降作手無亦陳子昂韓柳諸名儒甚不喜之趙宋欧蘇司馬君實亦不欲作之此度江后周必大之輩好此甚者剰以排布平仄錦心綉口闘淺騈儷細巧精密之工恰似一片圓絲砌衲可喜也而已矣至于高祖澗漢翁曽大父物初師亦趣於俗所尚而作特様剪裁実非素意也世父竜翔師亦力攘之其不古然亦時或効弄之今也廣矣且病儷増劇百拙千慵不約而相成以故騈儷四六之工夫自然永息信笔恣意而作言辞鄙俚雖非能復古風之淳亦可異於特俗所尚之弊也木虚普從予游且雅好古道輙用古語勸其篤云往欽哉

惟五　唐文粹有封祀之山惟五之語　幻謂宝華塔銘序杭之径山江左望
刹之最云〻称最之最可〻併案焉又楽天冷泉亭記東南山水餘
杭郡為最

蒲芽講曰惟五自尚書出而用得充切若非比両字則不可無助字然則語
勢舒而劣頗起句之状偏系此二字起句七字接以四字又接以七字一對四字一對
文法可見論脣一對五山皆陵夷也

英本宋鏡義解自位天下至品之貴言人也空門以吾宗曰空宗為径山名
刹五山之最而若非其人則不可住持也此径山地位以天下師表宜居之
旌空門〻〻今曰空門極品貴其心底之用在五十二位也自此上至極品貴
先言已前此径山寺之全盛人境共尊也

無文曰十五字易太傳名節為天下師表

位天下〻〻幻謂如宗鏡義則此二句謂住持然先後雖通唯言径塢位之也
径塢称五岳最故其山位于天下師表居宗門極品蓋住径塢者為天下師
表由是山亦位于其高也杜詩誰知五岳外別有他山尊

論脣〻〻幻伸沉謂五岳不振之義恐不可乎言近来住此山者率皆不覚或
有党黒禍是以山亦陵夷矣

宗鏡曰論脣至恫心言先来住径山者非師表由是人境共陵夷

径山在所西路臨安府餘杭縣北高径徑山乃天目山之東北之峰也中有径路後通天目故名径山有竜井
亨状云国一大師因礼辞尊自重国之西至於是峯之北有頭素衣老人前而致拝請師登山絶頂入五
峯之間願捨此地為師之錫之所有大湫指湿師曰吾家若去此湫南同留一水穴辛勿地堙之我時至
衛師言訖乃霧晦冥風雨驟作及明既霽秋水冬涸惟一穴尚存謂竜井今菴壁現之諸草

木不生後人以径山為竜門是也　方與勝覧見第一

仰山　虚谷和尚住径山江湖疏

僧宝續傳第五但載上堂一篇耳

此疏者草疏故不須對又須駢鉄韻也非天下〻大手筆則不可学也

○抄曰虚谷集塔銘師諱希陵字西白姓何氏務之義烏人也寿七十六僧臘五十
七有編岩集及語録偈頌若干巻行于世仏鑑并大辯其禅師号也塔曰
宝華之塔嗣法欽名雪岩禅師岩嗣無準範

○虚谷和尚務州人浄慈
石林和尚會中掌内記昇記室貧而若学寒暑如一掌度夏太白竊東
浄手巾為褻衣后出世領仰山三十年住山六年嘱東浄手巾不許題字意
在〻騐〻貧也早年多入浄慈羅漢堂至東南隅忽一尊者指樑間詩示師
云一室寥〻絶頂開数峯如画碧於〻苔寺閑龍羅貝多葉百衲加沙自剪
裁不諭其意（一本身之所）迨主二刹良驗蓋径山有貝多経而径山有掲吱衣也師之出
処彼應真者為之前定非果位中人能致是歟　山菴雜录

○山菴雜录上曰虚谷和尚辞仰山赴径山到表刹城裡四遠檀信聚金銭楮幣
委積満前虚谷徐謝之曰吾不敏而御諸山以吾類請宗趣虚径山席所吾
欲吾開堂説法闡揚宗趣耳豈以貧窶見嫌諸君所聚物請还庶免薪華蔵
之銷也嘱侍僧〻嚢道具随身而已

虚伯生大辯禅師宝華塔銘及至径山開堂之日方口翁然以為不愧妙喜於二百
年之外住山七年而没世祖皇帝特嘗召見説法称旨賜号仏鑑大徳中新
作大仰山太平興国禅寺英聞成宗嘉之勅翰林学士承旨程鉅夫制衣文勅
石加賜大圓之号其来径山也仁宗又加号恵照至治壬戌四月十二日手香嘱付

時官外護宗教戒勅才子説偈示衆千不動軒掌与隣峯受供長者之家食器列皆白金也施者奉之斎竟清從者并瓦器收之師目從者只取餘斎而已及与隣峯趁舟还從者微哂白師誤隣峯座行矣問故從者謂人長者童施以為常師不受他師亦不受取師嘆曰汝奉仏遺教固為是見見解耶比与瓦礫何殊而生計度心貴人達官奉奉施拜礼不為動亦加傲識者称之蓋 不審

塢 小鄣也山阿也塁壁也一曰庳城服虔通俗文曰営居曰塢亦作隖

海上鉅禅叢惟五径塢称最 抄曰自海上到称最言境鉅禅叢指五山也五山凡在杭者三寺一径山二灵隠四浄慈在明州者二寺三天童五育王皆海上也始宋朝禅法稍盛未有五山名称也南渡后史衛王始定五山之次位以径山為第一其后元朝至順元年勅建大竜翔集慶寺中竺永祚禅寺住持咲隠大訢開山住持以為五山之上 ○春秋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注爵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裂地封国公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方五十里為三品

位天下師表之尊 抄云天下師表閣在江西百丈山今屋舎自江西大仰移径山故云村云此義穿鑿 ○洪之百丈山其未置寺特司馬頭陀所雷鈴記曰法王居之天下師表后大智禅師之未式符其言

後漢黄憲字叔度潁川荀淑遇於逆旅特年十四淑異之曰子吾之師表私云非自尹口語見支文類聚

大元黄溍作天下師表閣記見于清規

支文類聚黄憲年十四荀淑異之曰子吾之師表也

旌空门極品之貴 以法门五十二位言之知度論云涅槃有三门一空门二無相門三無作门何者空门謂観諸法無我々所諸法従因縁生無作者受者是名空今出家人由此门入涅槃故号空门子

惟五 唐文粹有封祀之山惟五之語 幻謂室華塔銘序杭之径山江左望刹之最之称最々最可併案至文楽天冷泉亭記東南山水餘杭郡為最 蒲芽鑄曰惟五自尚書出而用得尤切若非此両字則不可無助字然則语勢舒而劣頽起句之状偏系此二字起句七字接以四字又接以七字一對四字一對丈法可見論語一對五山皆陵夷也 莫本宗鏡義解自位天下至品之貴言人也空门以吾宗曰空宗為径山名刹五之最而若非其人則不可任持也此径山地位以天下師表宜居之旌空门一 今日空门極品貴其心庶之用在五十二位也自此上至極品貴先言已前此径山寺之全盛人境共高也

無丈印十五字易大傳否大傳名第為天下師表

位天下一 幻謂为宗鏡義則此二句謂住持然先後雖通唯言住塢位高也径塢称五岳最故其山位于天下師表居空门極品蓋住径塢者為天下師表由是山亦位于其尊也杜詩誰知五岳外別有他山尊

論吾一 幻謂 謂五岳不振之義恐不可手言近来住此山者卒皆不覚或有黨禍是以山亦陵夷矣 信仲 宗鏡曰論吾至恫心言比来住径山者非師表由是人境共陵夷 信仲 宗鏡曰論吾至恫心言比来住径山者非師表由是人境共陵夷

詩雨无正曰若此无罪淪胥以鋪

淪胥不競

不限此寺比来諸山皆不競 毛詩抑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注曰淪率也箋云胥皆也此句只取以亡之義也 左傳襄十八年師曠曰南風不競多死声楚必無功注競強也晉昝 王獻之觀門生樗蒲曰南風不競幼謂杜註林觧孔疏無此注韵會覺字注強也

若夷其高

或云今此語勢不言陵夷而為夷其高盖虚谷其諱陵也避之故也村謂甚穿鑿 ○蒲室集古詩三十句送暉東陽住江西省佛智師曰前年黨禍作从潰如星馳月中君住秋云咲隠送瑞少雲庵丁至大中主餘英山寺二年遷至明年仏智近住山三月禍作其徒多背去之達本原徒才多為聒噪故曰黨禍作恩断江詩凌霄左子年八十百尺高樓独卧特乃此特作也仏智退住山虚谷禅師吏倩継其席將謝大仰吏欲使仏智来承乎恐其不肯以禅居清拙首座為專使自勇往故仏智乃肯住仰山仏智亦江西人大仰在江西故此詩曰遂令八十翁爲日歸土思是時咲隠已住烏回東陽先師亦侍奉左毋皆不得随行之 木杯左人曰咲隠之師晦机熈退住山以前住達本原之徒作乱故也盖本原乃住山才四十五代之住持也晦機乃才四十六代之住持也虞伯生所作晦机塔銘曰丞相親送師入住山不容辞至親駕券假食以供众居三月師扶扶飯南山之下復起之不崖云云 ○礼為弊辞為聘 ○宜陽在遠州云云 雞足山聖因寺在袁州大鑒在仰山首座寮吏請堂頭晦机引座向荅專使捧出府疏師對疏拈云云登座垂語云云禅客云云下座礼辞方丈次礼別大众至門首茶湯便行

○大恵先仏照琛浙翁聞偃溪高雲峯 達本原無文印無準行狀抵京師見丞相史衛王々曰住山住持化皆左宿無力茸理而居弊甚今挽吾師不独主法更張盖第一義也明年寺燬先是師夢有烈丈夫授以明珠二十一顆莫知何故及寺焚則四月二十一日也師逆知其数不動容变色安衆行道如無变時是年七月有旨入内上御修政殿引見師奏對詳明上為之動色賜金襴僧伽梨仍宣詣慈明殿陞座上垂簾而聽上謂大参陳公貴誼當心内典以師所説法要示之陳公奏云簡明直截有補聖治乃賜仏鑑禅師号并縑帛金銀銭香合茶菓等侍僧各賜金帛有差仍降銀絹僧牒俾助営繕寵光錫賚由佛照以来未之有也三年寺成又六年復燬師不驚不变不徐不亟而多助雲至荆湖制師孟侯洪蜀之思播二郡与大海外日本皆遣使委施不数年寺宇崇成飛楼湧殿如晝図中物矣云云皇帝親御宸翰賜額曰万年正續云云矣特主住山者有道如大恵老人曾不十出之師大坐方丈垂二十祀年穀屢登有众如海虽丙丁大尼而施復旧貫

幻室断江橘藁優曇詩凌霄大士七十九百尺楼頭卧過春盤槃釈所引恐此詩乎

若夷ー至此句言住山為五山才一而不誇師表之尊極品之貴能率其列也淪胥用詩注乃相率引之意也幻謂非歟

才二

皇之我祖

我祖作言無準也擧無文撰無準行狀云異特主住山者有道如大恵老人曾不十出之師大坐方丈垂二十祀虽丙丁厄而旋復

旧貫　○抄云詩閟宮皇〻后帝皇祖后稷詩緯李氏曰皇〻大之至也命吾
昭告于皇〻后帝昏五子之歌明〻我祖万邦之君韋孟詩肅〻我祖國自豕
韋

蒲芽講曰皇〻我祖有三説其一指百丈成規謂清規也其一指大恵〻〻住径
山者衡梅以前四年以後六年殆十年

蒲室称我祖其一指無準〻〻住者十八年其間兩燬盖文武火也為虚谷称
我祖如曰乃祖孰為是矣

皇〻幻謂我祖指無準則論旨以下八字宝華塔銘序所謂當宗〻亡宗
门尊宿漸向寂寞者乎幻又謂我祖指大恵可乎江湖虽不係一人以提頭
為首況有古宿跳尾匙一人名例乎　蘋孚用左傳献公語的當也盖本
源亦為大恵六世孫晦机本源起黨禍者豈非蘋諸孫哉諸孫或謂晦机本
源徒弟蒲室亦其中不知所叙言不知大恵成規互起是非之鋒蒲室感衆
如蹈水火　藐孚左傳第五初献公使荀息傳奚斉公疾召之曰以是
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跪注言其〻平義曰藐者縣遠之言諸子皆
長而奚斉独幼是小大相去縣藐也藐猪孤者言年既幼稚縣藐於諸子之
孤

韻會篠句藐沼也遠也左傳以是藐諸孤増句弱也又軽視皃幻釋張
横渠西銘乾称父坤称母予茲藐孚乃混然中処盖用之

復讎大義抗言無諱　幻謂藐孚聆小義亦可也

蒲芽藐孚一對祖盛而孫微不知所勗矣又不知成規所次序　村講藐孚軽傲皃
藐孚晋武紀藐然一幼沖助若綴旒　刘震孫石溪录序大恵藐孚一衲子乃能援

皇〻一村傭以下嘆息也　旧解我祖或言達磨或言径山開山国一禅師皆非
也如両祖則不可用成規字

克有成規　成規周礼第八夏官司馬下司弓矢云〻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
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注弓体往来之
裏也往体寡来体多則合多往体多来体寡則合少而圜弊猶悪也句者悪
則直者善矣弊婢世反徐扶滅反又見初学記

藐孚于茲　傳九年献公謂里克以是藐諸孤注言幼幾与諸子縣藐孚藐妙
小叉又七角叉言比昔金盛則縣偏也　成規周礼考工九和之弓云〻
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与司馬同材美工巧為之時謂之参均角不勝幹〻不
勝筋謂之参均量其力有三均〻者三謂之九和注有三讀為又参量其力又参
均者謂若幹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被筋而勝三石引之中三石假令弓力勝三石
引之中三尺弛其弦以縄緩
曲礼張弓尚筋弛弓尚角

未知攸叙　香洪範武王勝殷以箕子皈作洪範王乃言曰我不知其彝倫攸
叙注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叙問何由又洪範九疇
彝倫攸叙注常道所以次序

若蹈焚溺　抄曰言惆祖道之不振其必如蹈焚溺也焚溺者水火也韓後十九日
餓之水火其所危且亟矣又云有未言於閤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
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閤下且以為仁人乎哉命吾見蹈而死者矣

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元城語録逼幺極關梵不𢲸他恤豫章大全集後十三偈
伽塔祝文敢昭告于大聖普照之塔救梵極鬪不侍崇朝

罔不恫心　詩思齊神罔時怨神罔時恫注恫痛也

蒲芽如梵鬪者晦杭本源之吏則吾祖宜指大恵晦杭本源皆其孫而前規悉亡况黨争如踏水火若非失冨屈尊之息何以罔特恫矣　幻謂改水火作梵鬪恐忌火字乎宗鏡製續翠住建仁道旧跳云邪挟者古所住者今吾才不當千世不永而寒之不定而熟直道雖遇于時蓋改火作矣　或云黨禍如水火相克恐非乎宝華塔銘云坐三十夏据仰四方学者奔湊規範森厳有誘掖而無假借禅敗之流或欲得一言以自表深謙重施以来之卒不可得之寺嘗有水火冦攘之厄師隨葺隨更若不経意施者雲集院敏於成又加廣大有非人力所能者之或出山或至城府官民緇白迹拜道左親慕畏敬始終如一無或間然

才三

共惟其德重山林名高當世　或云八字称德重山林答猗頓失冨之句名高當世答王么屈尊之句也全室製表西白住天界杭諸山疏八字云識高先生名重當時　左傳若不當世

文選王倹褚淵碑云冠冕當世

德重仏祖通載長水子璿傳道重當世言琅琊覚

猗頓失冨　史記貨殖傳猗頓用鹽起注孔叢子曰猗頓魯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冨而往問術焉　陶朱公

法華経天台文句云衆所知識或言知只且之識或言同名為知見形名為識見形為知見心為識同名為知見形為識

王公屈尊　阮嗣宗奏記蔣府曰夫布衣窮居衣帯之士王么大人所以屈体而下之者為道存也

蒲芽猗頓之句敬仰而忘冨或云信以施財　村㴦猗頓之句用東坡所撰韓文公廟碑之語其語云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晋楚失其冨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

才四

而化被荊楚三十年　出世之寳塔銘雪岩示滅于大仰師継其席一坐三十年四方学者奔湊　又抄云仰山在袁戦国之特袁属楚也杭州属呉也

呉人謂楚不宜私我善知識　瑜伽論善知識具十功徳　○僧宝傳十四一圜悉本傳報本元嗣黄竜禅師師名恵元生倪氏潮陽人也煕寧元年入呉住呉江寿聖寺元祐四年住蘇州天万寿寺衆益盛躬自持鉢至湖之人曰師到処為家何若独愛姑蘇乎固留不使還蘇人聞之争持梃杖譁入湖曰何為奪我那善知識政當見还否則有死而已元怡然不恔情去留曰吾住縁耳相守弥月蘇人食尽乃去竟為湖人所有任報本禅院

宝華塔銘杭之径山江左望剎之最么論願師一至其処久矣延祐丙辰行省稟朝旨迎師居之表人士号慕遮挽或許有司留之不可扁舟所経望塵瞻礼以祈法施幻謂呉人所謂蓋庫倉宝衆也

以大方五聘猶不就　荘子秋水篇河伯云吾長見咲於大方之家注大方猶大道

非荘子之注義之大伽藍之義也

紉謂塔銘不載五聘不就之事晋王褒三徵七辟不就　孟子告子章下五就湯
五就桀　江湖評論
○天道有待若留師以童径塢非以径塢童師也　杜詩幺未雪山　童穀梁傳古人
之童師　○塢見鐔津文集武林志注南人謂谷為塢谷音浴字　村日留者住也
紉俾五聘不就者天留吾師以待今日也杜牧詩可怜貞観太平後天且不留封真
壽賢愚雖異天留之者其義同乎　村講留師者俾師住也穀梁童師之義
敬童其師也意与此句異也此句用杜詩幺未雪山童幺去雪山軽之竟也
宗鏡曰大方指五山也是以大方雖請師之辞之者五也今有特住径山辞言之
蓋明初辞而後就其聘也凡宗師進退出所如四時有寒暑涼暖係于天地陰
陽之理塵谷可処而処可出而出実天道有待也五山者為径山北山　隠　太白　天童　南山
浄慈　鄮峯　育王　也

第五　江湖　耳頻

○黽勉蚤夜庶以作奠　詩谷風黽勉同心文十月之交黽勉従事不敢
告労詩箋云黽勉猶勉強也力所不堪心所不欲而勉
強為之皆俾之黽勉　○文選蜀都賦景福肸蠁而奠作注向曰景大也肸蠁盛
生虫蚊類是也言大福之奠有如此虫群飛而多也奠作皆起也　詩振鷺庶
幾夙夜以永終誉　玉篇肸許両切　作奠孟子離婁章上伯夷辟紂居北海
之濱聞文王作奠曰盍帰乎来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奠曰盍
帰乎来　趙岐注聞文王起興王道盍何乎来周也疏聞文王作奠而起王道来
氐新注作奠皆起也輯釈言文王起而為方伯　韻会薬句作昂各切説文

起也　宗鏡解黽勉猶勉強也言請塵谷於径山者甚黽勉也庶幾出世可作
異義規陵夷之弊也

二作　奥術

○以藝掩衆之或不服以恵輔特之可自化　孟子公孫丑上章以
力不贍言也以恵服人者中心悦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蒲芽講云太白
謂藝徳之一對衆頭當論也然以賓主而請句以下用之以徒巫相亮答杜徴
答曰君但當以徒輔服耳　宗鏡解塵谷有藝有徒服衆化特

三句　他之喩

○故衆目雖紊提綱不煩　答盤庚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注紊乱也
下之煩上當如網在綱各有條理而不乱也
或曰以藝至人十句総論也提綱綱謂宗綱也従縄者謂守叢規也言不唯有徒而已
工不自用従縄則正　答説命上惟木従縄則正后従諫則聖臣曰木
以縄直君以諫明也　○今塵谷出正衆人則綱之大
綱木之縄墨也其請塵谷之心切也

四先達皆是

○視今猶昔　義之蘭亭記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

道不遠人　中庸第十三章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曰伐
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
治人改而止　前漢房傳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

第六　速勧　入寺

久佇虚心式瞻至止　杜詩聖心頒虚佇特義気欲奪　毛詩庭燎君
子至止或曰此末二句今非不可用此法是疏無江
或訓止或墨字也

湖之語
若雷師｜曇仲作杏岳（不當）住東福江湖疏序曰江湖衲子譁然咸謂若得此老以
重恵日衆以恵日重此老也
以藝々｜塔銘師為文章清雅高古夐絶塵俗西江之々老於文字者往々故国
之遺傚覩一世及見師啗然自失者矣而少俊之才由師指示而英々脱穎於
翰墨之場者亦間有之然則況於為其弟子者乎
以直恵々｜塔銘歳飢師毎食与衆偶共之方丈之外無私炊爨當午与客瞻已
斎時及夜飢不自勝侍者請取勺粟鬻水以為飲或以陳粟注鬻与粥同
師古曰粥糜也
蒲芽衆目々々講云綱与縄者住持也衆目与工者大衆也然私（苐菴）稗以衆目為大衆
綱為住持又工為住持則雖住持不自行當循古規然則今之住持如百丈
故道之於人不遠今如昔也百丈大恵無準皆然　蒲芽講云觀斯疏况乎
村謂百丈清規百山同用上句有成規字廣被五山而指百丈可乎
蒲芽視今一對假令皇祖非百丈系皇々之句而言能行道則道不遠今如
昔也百丈大恵無準皆然
蒲芽講云觀斯疏寔雄健而古起句散而有力所對多字者宜著眼
雪樵講云太白義此特疏作未全備故雖為江湖疏且無江湖語　村講此章
疏專学九峯清木竟疏作起結心同可併案耳

東峙和尚住灵隠行宣政院疏

慶伯生明宗恵忠禅師
東峙和尚塔銘皇慶

二年遷杭之中天竺延祐二年的行丞相以浄慈大刹衆常万指
虚師領之泰定二年脱觀丞相清居灵隠輿地志云晋咸和元年西
天僧恵理欲曰此是中天竺国灵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来仏在之世
日多為仙灵所隠今此復尔耶因掛錫造灵隠寺号飛来峯
抄云灵隠五山才二位也　抄云行宣政院行字者処々置宣政院故
置此行字也
続傳灯五杭州灵隠東峙海禅師台州臨海陳氏子其母夢男智蓋為藴列
寒山寺僧掣与倶従蜀僧安石山落髪及受大戒即謁石林於承天林問如
何是汝自己師擬議林即推出師自是疑情莫決如仇同処一月為病倒市菜路
志所向及飯値林開堂問曰尽大地是金剛正体何処著上座這皮袋擬對師
便打師當下豁然即呈頌自通林遷浄慈命師為侍者一日林問日国
師三喚侍者意作麼生師云不是失却猫児即是失狗子林云是孤負不是
孤負師云瞞人自瞞林休去横川主育王師往見之川室中垂語云南山筀
箏東海烏鰂師邊掩其口曰請師更道川托開云朝看東南暮看西北師
拂袖便出川遂以蔵鑰畱之開法天台寒岩遷姑蘇寒山升崑山薦厳
武宗賜金襴衣歴居杭之中天竺浄慈灵隠室中垂語曰手握利刃
剣目甚広糊椽子不死曰咬破鉄酸饀因甚路上有飢人曰破斯去帽蕨咬
斟頭又無以水為命因甚死在水中　延祐四年九月初三日示滅寿七十三臘五
十七賜号明宗恵忠
灵隠五山才二位也

行宣政院村僊皇元都燕故置宣政院於諸国司其国政行為旅也行在所
之義也杭之行宣政院制衣此疏清東岐蒲室代之行宣政院疏与日本山门疏
同矣
案日工集貞治二年甲辰夏有朝旨命東幕府始置行宣政院以十州管内
禅教諸刹系之
推誠護教 唐脅王琎傳推誠納善毋存規益帝任之
蒲芽由抄云此疏起始以護教字結終以祝聖句一篇主意定宣政所掌也誠字
新臣曰無妄〇推誠之此疏八對八字称不用声律〇推誠之宋之紹興以来常
古入寇用無門為栄防蒙古以被甲胄寺揚州江口凡五年至今護国寺無
门塑像装甲胄武服又石门長老伏虎岩偈作大将軍幟幟曰伏虎将軍
蔵蒙古之兵其後張世傑至平章山遇颶風舟人欲艤岸世傑曰無以為也
焚香仰天曰若天不存趙祀則大風覆吾舟遂覆衆亡自尔以来僧道特
論道曰佛者覚也覚天覚地覚陰陽覚仁義之謂也僧曰是殆不吾所俾
覚者自覚々他覚行圓満三覚圓明号仏陀豈特覚天等義而已耶上
命脱歓将道者梵志應恩等十有七人削髪為僧焚偽経四十五部
有如金城湯池 後漢光武賛曰金湯失險車馬共通注前吾曰金城湯池
不可攻矣金以喩堅湯取其熱光武所撃皆失其險固也
韓非子曰雖有金城湯池非粟不守注喩城池之堅固也〇言護教之堅固也
北史斉唐邕守并州或曰并州金城湯池帝曰非也唐邕是金城湯池也

蒲芽講云金城湯池銀山鉄壁内外典雖異詞相類而意相合尤妙也然在今
如此則如何
倡道提綱 倡祖道提宗綱也月溪云倡与唱義同
要若銀山鉄壁 五祖演上堂云古人留下一言半句未透得時如銀山鉄壁及
乎透得了元来鉄壁銀山碧岩序銀山鉄壁孰敢鑽研
不二抄引圜悟上堂有依倚底碧落青霄無依倚底銀山鉄壁羅湖野录
蕚福本禅師紹興十年首衆僧於径山有偈示衆上堂云毒蛇猛虎當前立
鉄壁銀山在後横 〇抄云銀山鉄壁言宗门巍鋒峭峻処言倡道之精進也
蒲芽云銀山鉄壁本分為処要自宣政言之講曰有如之字宣政既如此宗師亦
要若銀山鉄壁有字要字著眼
蒲芽講云我既不忘之語宣政言之
我既不忘霊山記莂 莂字注券也在毛韻別字注 〇仏在霊山會上
曰仏法付嘱国王大臣有力檀那霊隠有鷲嶺
霊山記莂 法華授記品 文句梵云和伽羅此云授記亦云変記変是別道感
注云変決変莂授是与義変是得義記是記文決是決是莂是了莂
智動云莂了也柯山注云莂方別是了別称名種秕秒移蒔黐之押也
真乗華屋法華講云教家莂作莂蓋符也劫国名号之記於未来如合符
也然未見秖義 毛晃上蒔字別笔列切周礼八成辨称責以傅別先鄭曰
傅別中券書也傅傅着約束於文書別為両之家各得一後鄭曰傅別謂為

大手呑於一札中字別〻 幻案周礼天官上以官府之八成経邦治一曰
聴政役以比居〻〻四曰聴称責以傳別〻〻注鄭司農云称責謂貸予傳
別謂券呑也聴称責者以券呑決〻傳傳者約束於文呑別〻為両〻家
各得一也〻〻傳別故呑作傳辯鄭大夫讀為符別杜子春讀為傳別玄謂
傳別謂為大手呑於一札中字別〻〻〻傳音附注同

師其闡揚少室宗風 吴隠法堂曰直指堂用少室直指人心見性成仏
之意圖經杭州吴山之陰小碉之陽即吴隠寺也

其行介而和 八字称無声律 ○易豫卦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注不改
其操介如石焉所以守志耿介如石不動 豫六二正義上交不
諂下交不瀆和況変之初始明禍福之所生不苟求逆豫守志耿介似於石
然見況之速不待終竟一日去悪修善恒守正得吉也

言簡而要 宗鏡解行介則無和然有和言簡則少要然有要也 或云言
簡而要者起永明句行介而和者起松源句 幻謂豫卦六二〻
下無此疏語下繋辞引豫卦語其疏有〻
晋王戎傳特吏部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〻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
僧宝傳韶国師傳韶説法簡而要

永明之書百巻 杭州恵日永明智覚禅師延寿呉越忠懿王請開山吴
隠新寺永明大道場著宗鏡録一百巻其序曰奉一
心為宗照万法如鏡〻〻永明乃今〻浄慈也方丈曰宗鏡堂山呑侍者八従此永
明呑百巻自幺退食一炉香 ○東岭自浄慈移吴隠故有永明〻〻句東岭浄慈

第六十代住也
永明僧宝傳永明章智覚以一代時教流傳此土不見大全而天台賢首慈恩性
相三宗又互相矛盾乃為重閣館三宗知法比丘更相設難至波険処以心宗
旨要折中之因集方丈秘経六十部西天此土聖賢之語三百家以佐三宗之
義為一百巻号宗鏡録

異曲同工 抄云東岭臨済宗永明法眼宗故有此句村云非 ○韓進学解云
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古文句解工猶楽工也曲者音調也言子雲相如
同為作者猶楽之同工而異其曲調也

松源之道四傳 松原祖亦住吴隠東岭嗣石林〻嗣礼歳翁〻嗣松原
松原蒲芽講云松原之句新語不如上句之用古語故
下句力裏然以一絲所接更佳而勝吴曲之句重軽互呑道出而妙所接皆
系于東岭吴曲同工之言作者一人而詞章変転又昔永明

一絲九鼎 言欲絶而重続之絕也無東岭則可絶也
出呑詩能令後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

陽烏東昇陰霾解駁 或曰一對言東岭二字也東岭出世者日〻昇啓
陰霾也 説文霾風雨土也 ○毛晃曰雲開曰解駁
春秋元命包云日有三足烏陽精也韓南海廟碑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恵日
山在浄慈 陽烏 春秋元命包〻〻青泠傳云熒火精生朱鳥古今注所謂
赤烏者朱鳥也其所居高遠日中三足烏〻精以三足陽数奇也 抱朴子
蒲芽講云陽烏字因東岭出之義非是也虽云浄慈有恵日吴隠有天柱

東峙之赫然屹立也

天柱中立狂瀾障面 昏萬貢東至氐柱砥柱山名河水分流包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也 ○列子湯問篇共工氏与顓頊争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絶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備東南百川水潦帰焉又曰天有八柱云々 退之進学解云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

○天柱峯在霊隠 天柱東方朔神異経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天對注又衡山一峯也柳詩注 溝云隆霾者昏備狂陳者未法也 村講鳥日也故對柱

頓聞玉應金春 退之巻七献山南鄭相公樊員外詩金春撼玉應注孫曰春撞也金玉相応況唱酬之作也新注金者鐘属玉者磬也 頓聞一 蒲芽頓字自宣政言之玉応金春玉応従法也又鐘磬也

以警諮鯨瘖蠶寐 鯨者鐘蠶者鼓也言礼楽也瘖疾不能言寐静悄而安也言欲聞清音説法也警彼鯨蠶以瘖寐也

二十四考中書之貴 此語用晩詩 孰擬清高 尚書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堯典注載経也幻楽 尚書本注新注無之 三考九年功用不成則放退之 ○後学臨川陳殷音釈立斉先生標題解注釈文十八史略巻之五徳宗建中二年尚父恵宗即位之初詔尊子儀為尚父 大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子儀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嘗年 遣使至魏愽田承嗣西望拜之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為公拝句校中書令凡二十四考唐制一歳終一考功子儀自粛宗乾元元年拝中書令至是凡二十四考家三千人八子七壻 姓名皆未詳 皆顕諸孫数十人毎問安不能尽弁領 當作頷五感冬点頭也之 而已年八十三終 通鑑作五

希叟正宗賛 密菴賛曰做冷泉百日主人勝郭汾陽中書之考云々 密菴嘗住霊隠故云尓

○坡詩才七霊隠前一首贈唐林夫詩云能与冷泉作主人一百日不用二十四考書中書

○後山詩話云唐語云二十四考中書令謂汾陽王也而無其對或以問平甫々々応声曰万八千戸冠軍侯不惟對偶精切其貴亦相當也○歐田泉冠萊公在中書与同列戯云水底日為天上日太年応声曰眼中人是面前人廷叟待詔李長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為奇絶無對石曼卿對月如無恨月長圓人以為勍敵

○萬花谷前集十三云富韓公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豊稔三州勧民出粟得十五万斛益以官廩活五十余万人所伯温曰公使虜功甚偉毋不以為功至活飢民毎自言日過於作中書令二十四考

○類編歴代本朝合璧故事文句解弟三功臣類云郭子儀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注云居中書宰相之位二十四年毎一年則一考校其功故云校中書令考

二十四考 本事廣記一百九十九唐温庭筠云々与李商隠斉名時号温李才思艶麗工於小賦云々李義山稗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温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 出北夢瑣言

二十四考

宗鏡解終始極大臣道其栄無缺無過於湯然其栄禄之高不可擬乎此神東峙出世之清高也雪峯千五百人尊誰同師之尊哉此両對言出世領徒也

千五百人知識之尊　式瞻光采

傳灯十六雪峯存禪師住閩川四十餘年学者冬夏不減千五百人

宗門類要三聖然禪師問雪峯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為食峯云待汝出網来向汝道師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繁

○漢書霍光傳天下想其風采　○行院之疏故先言官位清高而比知識光采也

法輪三轉

叙云佛三度轉四諦法輪故云十二行法輪又三轉者示勧證也示轉法輪者示知苦断集證滅修道示也勧輪者我已知苦若我已断集我已證滅我已修道勧也證轉法輪者（引自證や）我已知苦不復更知我已断集不復更断我已證滅不復更證我已修道不復更修云是也直兆云云示相轉謂四諦法相二勧修轉得修行此四諦三引證轉得我已證令信受也維摩經三轉法輪於大千

法輪抄曰大毘婆沙論曰何名法輪答是法所成故法為自性故名法輪如世間呼金輪等輪是動轉不住義能伏怨敵義又圓滿義　三轉法華化城喩品三轉十二行法輪文句為声聞三轉為縁覚再轉為菩薩一轉何故尓由根利鈍三性説耳通方例皆三轉何故三轉諸仏語法法至於三為衆生有三根故大論及婆沙悉作此說問初為五人云何作三根耶復有八万諸天何故無三根為生三惑三根三道故○文句云示即示轉教即勧轉利喜即證轉也　文句亦可下將此三對中示教利喜上也　法華方便品是名轉法輪云云文句轉仏心中化他之法輪度入

續伝灯二四明天童雲外岫禪師昌国人身材眇小精悍有餘師事東巖翁峯于剡県大慈究明曹洞宗旨大會其源底出世慈渓石門歴象山智門郡之天寧徙以三宗四衆推挽升住天童上堂閙市紅塵裡有閙市紅塵裡仏法掃山岩崖中有深山岩崖中仏法一特志却了也行到二十里松裡了々便見深山岩崖中仏法

他心名轉法輪尺文句化他字之上有所字補之者除所字　蒲芽偽云惟肯亦云江西亦云末之偈句得妙對則上句短對宜用常語如是法輪天子也

天子万年　詩江漢虎拜稽首天子万年

雲外和尚再住天童諸山疏　山菴雜录曰雲外和尚昌國人生而身裁眇精悍有餘說法已巧譬傍引貴欲俯就学者曲而成之至奇軼絶塵虽鶻眼竜睛亦無窺瞰分同上一宗之傳独頼之晩住天童四海英衲俱萃師不倨傲不貪積不私食得施利隨与人見後世敬之愈謹期任宗门也二時粥飯必堂鉢赴堂㡳寮無餘資禪者卒錢偉送後叟才子聘大方昇独木有愚菴證無印四人足大其宗但位不称徒無嗣其法者惟無印下僅一二人耳又續傳灯七有傳　雲外諱雲岫嗣法直翁建長日東明法眷而雲孫東陵之師大陽十七世孫也天童初為妄庸者奪後再住天童方五十四代之住持也

○晋恵帝沙门義與庐於山中太白化童子給仕因号天童太白山又云宗高僧法眷叟大略同統紀會要志三（案故迹立精舍誦法華太白化童子送供因号太白禪師名其山曰天童）　○此疏九對内偈句三對皆用上短下長之句常句効之

宗派大陽玄投子青芙蓉楷丹霞淳宏智覚自得暉明極祚東谷光直翁舉雲外岫（音也）也天童抄曰在衛東路慶元府鄞県東六十里有寺曰天童又云太白山天童景德禪寺也唐玄宗高僧法眷案故跡立精舍誦法華太白化童子送供因号太

義與

白禪師名其曰天童　統紀
雲外和尚天童山妙悟禪師由出名塔銘　柳貫製洞山之道發於雲岩至宏智而
益大觀其付受綿密證語峭刻其梲用益雜矣乎其爲人矣然自宏智下逮妙悟
禪師由出五世百七十餘年何其横厉絕出哉在塵舟舍中曰本不是心不是仏
不是物格次直謂悟广說墮三惡趣去舟尤印可之而出固不受其鄉勤獨深念
洞上一宗孤危甚矣吾少所依直翁本禪師实爲浔隱東谷光之適嗣谷去宏
智三世方住明之天寧如横參在天最光賴以不泯及今皈而就正大陽衣履庶
其親得之哉開堂參眞若洹州古仏之爲法重見于世也適天童坐席上虛
化堂中衲子奔走籲告移出補處紹開宏智祖道出方堅辭厚謝而衆已擁出
登輿聞其法筵中一諦者莫不三歎得人或挾鈎常横來爭席勢甚鴟張

籲　羊戍切呼也　俞注切和也玉篇

出輕行之避之而籲者嘖之有言作而正之廓如也屯山之叢林故立文處不克
辛若開堂小參告香普說人蓋不知其爲典礼之常出次第行之拈提勘正吝
辨朗列然至乎中竺雲委夏席能容溪谷流声山林動色眞若洹州古仏　中天竺寺人ノ名乎
幻謂廣㝡雲外晉曰太白峯爲第廿里杳爲座之之元是洹州古佛再來切忌
梲前說破之之

大陽傳法

投子青禪師遊方至浮山特參鑑遠禪師退席居會聖岩遠夢
得俊鷹畜之既覺青適至遠以爲吉徵如意延礼之留止三
年之服勤又三年參鑑以大陽皮履布直裰付之曰代吾續洞上之風之之
僧寶傳
罡兒綺　史記　綺作綺

焞　白含他昆切　火說文明也

立孤猶嬰因之難

史記趙世家晉大夫屠岸賈与諸將攻趙氏於下宮
殺趙相朔滅其族趙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
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婦有遺腹若幸而男
吾奉之即女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
中夫人置兒綺中祝曰趙宗滅乎若号即不啼若無声及索兒竟無声已脫
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
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
取他人嬰兒匿山中嬰出謬謂諸將軍曰誰能与我千金吾告趙氏孤
処諸將欲師隨嬰攻杵臼遂殺杵臼与孤兒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嬰匿
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崇景公問韓厥厥知趙
孤在景公乃与韓厥謀立趙孤兒名曰武云云　山谷程嬰杵臼立孤難
光明藏浮山傳同大陽玄公開門者數年遂往一見梲語投契玄嘆曰吾老
矣洞上一宗遂竟無人耶出平生所著直綴皮履示之師曰當以此衣履
求人付之若何玄許之曰它後果得人以吾偈爲證曰楊廣山前草憑
君待價焞吴苗翻茂処深密固靈根其尾曰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
化之之忽多得俊鷹之之先是青習百法論自嘆曰三祇途遠自困何益入洛投
華嚴五年及觀文字如因變串処爲聞其義味之之忽然有曰法文字寧
可講乎即棄而至師一見嘉意延之三年師問曰外道問仏不問有言不問
無言時如何世尊良久作如何青擬進語師驀以手掩其口於是青開悟方礼
拜起遠曰汝妙悟玄梲耶對曰設有妙悟也須吐却特有資侍者在旁曰青華仏

今日如病得汗青田頻曰合取狗口汝更切〻我昂便毆文服勤三年師以太陽
衣屐付之曰代吾續洞上之風青曰洞宗已得聞命臨濟宗旨可得聞乎
師曰臨濟建磨骨髓豈汝後生小慧小智所已捷淺哉青不能對嘑自念他昆
切說文明也文天策嘑之左傳住杜預曰無光耀也　旧解大陽立孤猶若嬰咍
幼謂太陽抵法於浮山下立孤猶若嬰由也擣淵贊曰遠公真可以托六赤之
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幼又謂立孤之雖由濟宗而言之
立孤　肇淮海奈東吝文同上一脉不絶如絲浮山叓托程杵孤危太陽擊
屣接子補錐幼謂淮海為蒲室先輩豈此語暗合尓来取淮海語也故辯才
者如收邠衆亦蒲室新意也

辯才出山　之号　仏祖通載第十九法師元浄字無象杭守呂臻為請賜紫衣弁才
傳大捷者利其富倚權貴人奪而有之迁師於下竺又迎師於縣逾年而捷
敗復以上天竺畀師捷之在天竺也岩石草木為之索然及師之復山中百物皆
有喜色趙公抃親見而賛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
○東坡聞弁才後歸天竺寄詩云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白雲不解哭青松有餘哀
忽聞道人帰鳥語山容開云云
通載十九七年嘉祐翰林沈遘撫杭紳上竺本觀音道場以音声為仏事青非
禪那居乃清師居之此年始革禪為教鑿山增室廣取衆孝徒教庠之盛
冠於二浙云云元豐之元年有利山門施資之孚者倚權以奪之云云亦隨散逾
其人以敗聞朝廷畀師云云後集

蒲芽備云太陽句述先宗衍法之雄

弁才句謂師以变退天童而復住一對倶用得而妙也前蒙頭差却矣此蒙
頭宜孚之　備云弁才虽為教僧与雲外去留如合符故用得好

邠　史記補注切国名亦作豳　高氏小史云不刘卒子慶節立国於邠子孫相業八代至亶父亶父復脩后稷公刘之業積德行義国人皆戴之董育戎翟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与民〻皆怒欲戦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戦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戦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止於岐下豳人挙国扶老携幼尽復帰古公

既者如岐邠之衆　居孚従者如既市住言樂随太王如既趨於市君特
有得邠経史作豳（音）取意見梁恵王章下篇末

信知在德不在力　係于弁才句論語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寔問
左傳不度徳不度力　又宣公三年定王使王孫満労楚子〻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云在徳不在鼎

孰不有祖而有宗　係于太陽句　家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徳謂之祖
宗者其廟皆不毀住祖宗者不毀之名其廟有
功者謂之祖至於周文王是也有徳者謂之宗武王是也漢各顧住祖始也宗
尊也有徳可尊也有祖　幼謂村義可也又祖言洞曹宗謂投子乎投子

蒲芽備云太陽為祖投子為宗如曹洞相承又如周文武

惟茲藐然　晉武紀藐然幼冲若綴旒上疏藐焉一衲子于茲義同

抗言無禪　幼謂晋武紀石濩表序太恵藐焉一衲子乃能援之後雖大義
抗言無禪不必用左傳

備云藐然輕微也用左傳僖九年藐諸孤之義也或云惟茲句謂洞宗之
微也

是可忍也　命吾全文〇過句者多用助字而如散文者為最好法不過九字
故克再命特者必六字係下旬前住寺故克以師家四六對自末二番罷之自
末二番目對最可欽是疏中之眼也中對或雖不系其人克放廣而用對亦
不妨矣四六妙在散文義理連綿而自然用對季陣之四六多如是今
特病在用對而不用意　是可——句傲雲外以令出世也村耩可忍
係雲外或牴觸　蒲芽耩云是可忍也有二義一昔盛今衰者懸隔
可忍以韜隠乎然則宜再住自諸山言之未世頽靡可忍見也

其氣養沖澹　蒲室与友人書云氣養沖澹無嗜好老子道沖
而用之老子道沖之又作盅白含盅説文器虚
也通作沖白含沖和也又深也可上不住沖中也理道匿名蔵叁其用
在中者也　蒲芽耩云沖澹理無造作安排渾成理天然無斧
鑿痕高風理無欲清淨也沖澹出無町畦渾成出貪懦句

語出渾成　老子經有物渾成先天地生何上公注理下道之無形混
沌而成万物乃在天地之前也　氣養——按童子出
云童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村云孔童子誰也　幻謂借用童子養氣
字　村耩沖澹淡泊也淡者無味也無味為真味アリノママナリ
蒙啓筆貼句畳二對之克文太白無之有矣村菴雲章住南禪疏王侯將相寧
有種乎不貴在臭宦宮妾不知名者以為得賢茲逢宰衡之至公而任宗
昇之童寄久期今日廣華弊風又九間任建任三代以前無仏未知所

敀六經之中有禪孰究其理惟介祖南遊之後乃吾宗東被之初創
名藍擬彼喬木

胸次廓其町畦　莊子人間世彼且為無町畦亦与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
崖亦与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胸次——幻謂山菴雜録所理脩就孝者曲而成之豈非廓町畦乎又柳貫
塔銘所謂挾鈎者争席么輕行避之者乎又雜録不理英衲俱萃
師不倨傲者乎　高風——幻謂雜録所謂不令負積不私食得施利
随与人者乎又不与妄庸争天童席者乎

高風激彼貪懦　孟子万章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注
後世聞其風者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懦弱之人更
有立義之志也

長空一碧　煌々東方之啓明　天童在明州東尚上也待大東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傳曰日
旦出謂明星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々々續也又云明星煌々詩緝李
氏曰啓明即太白也退之詩煌々東方星退之東方未明大星
没独有太白配残月　東方之啓明　毛詩大東正義且猶明也明出謂鑞
辰特也啓明導日之明故理明星為啓明庚續釈名文曰既入之後有
明星言其長能續之明故曰明星為長庚也孫奕曰明星太白矣秋文
云明星理之啓明孫奕曰出東方高三舎今日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舎
今日太白矣則啓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是何星也或一星而出在

東西而昊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
光明言雲外化感于東方也太白ハ指天童境言人品清高為衆瞻仰幻住
村以長空句承胸次句則啓明謂胸次廓然不暗欲幻謂啓明同宗衷未
尚遺雲外一点之啓明横暁也 柳子厚太白山祠堂碑雍州西南界于梁
其山曰太白其地恒寒氷雪之積未嘗已也幻謂所謂太白在鳳翔非天童
之亦有雪山乎太白字借用言山故對啓明不溟複

諸峰四囲 凜之雪山之太白 木杯翁曰親見天童之境致如此
立孤峻儼然千衆如万山環天柱襄其高寒之此一對隔句有此語勢凜寒句
雪山幻謂太白山有雪欲今不為太白星唯言雪尓杜詩公来雪山重公
去雪山軽須也

自有神竜呵護 此点ナキモ可也 韓文李愿帰盤谷序虎豹遠跡兮蛟竜遁蔵鬼
神守護兮呵禁不祥 ○劉禹錫与白居易酬唱
頗多推為詩家豪曰劉君詩在処有神物護持
東坡富陽普照寺詩崔左依喬木竜飯護賜谷 李商隠驪山有感
詩驪岫飛泉泛暖香九竜呵護玉蓮房 村偈神竜呵護承前一對
尺蠖求伸起世路多岐句 別本云上句必當竜天擁護下句蛇蚓出者也夫得擁護以要求欲也若有求則不得擁護

不為尺蠖求伸 易繋辞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竜蛇之蟄以存身也
列子楊子之隣人亡羊既率其党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
一羊何追者之衆隣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
之中又有岐焉

世路多岐 可以南可以北 初為安庸被奪故云尓 ○淮南子
楊朱見岐路而泣云其可以南可以北

簡書相恤 諸山同心以救其急難
簡書戒命也隣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 ○左傳閔
元年詩云豈不懐帰畏此簡書簡書同悪相恤之謂也 林句解云簡書言
簡策之所書也同悪ハ簡書同好悪而相救恤之謂也 相恤幻謂有救初
為安庸被奪之難之意 村偈世路簡書短句在下則末短對
不可有之

式如玉式如金 左傳昭十二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徳音思我王度
式如玉式如金注愔々安和皃式用也金玉取其堅重
依被奪再住故云尓 ○左傳必尋盟注尋重也
又曰未繼旧好又曰践脩旧好又曰未脩旧好之々文未

更始重盟益敦旧好 村点是也 太白点非也
元年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践脩旧好要結外援
更始 礼記三年問篇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注法此更易所以
期也荘子盗跖篇更始罷兵休卒 唐本注更音庚 後漢武帝紀与
更始 唐書封禅紀月令山之旦更始山杏一宿旧款澤懐陶令之詩山之晩以
字行更始号元亮 始皇本紀更始作阿房宮 更始幻謂初被豪家奪故今
更更始焉 重盟益敦好者雖言修隣好尋常緇山流所用結也重旧日盟

敦旧日好不係再住也又謂更始言被豪奪弊重盟益敢旧好言再住也
蒲芽講云以金玉句不可止而置短對著眼可也 ○更始重盟重盟本白
重盟ヲ村

①瀬翁和尚住浄慈諸山疏　雲菴雜最上吳隱千瀬和尚
者閩右人也諱善慶号千瀬
嗣愚極詩吞經支眼空當世常著扶宗顯正論其剖析邪正訂正
是非極有可観但其中以宗師拈槌竪拂為筷柄引晋王衍握之
麈尾与手同色事為證大宗師拈槌竪拂乃傲揚向上一着豈
細事耶而千瀬以為筷柄非唯昧失自家正眼抑亦起誤后人矣
瀬翁自中竺遷浄慈自吳隱遷浄慈仏祖統紀云永明即今之浄
慈也
比疏七對宜常用此法

宝掌自五天飛錫　爰止中峰　上天竺下天竺教寺也中天竺禅
一寺也宝掌自中印土来為中
天竺開山祖千歳宝掌和尚中印度人也周威烈王十二年丁卯降神受質
左手握拳七歳祝髪乃展因名宝掌魏晋間東遊此土云云一日謂衆云
吾願住世千歳今年六百二十有六季故以千歳称之尋抵建業會達
磨入梁師就和其旨開悟顕慶二年寂自云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也
高宗主号唐三代帝也
宝掌芽講云前太陽蒙頭真文章也此蒙頭実頭也疏結句要如絶句

詩三四句惟肖江西所剜村菴語之　①芽講云瀬翁自中竺遷吳隱自吳隱
遷浄慈一對中竺上也自吳隱遷浄慈下合也村講理シキハムレハ由冷泉開山
可讀之雖然如上句讀之　由冷泉　幻謂由字用楽天冷泉亭記語勢
乎或云由有冷泉佳境開此山乎　②村講一時称瀬翁不称千瀬幻紳称
痴絶為痴翁亜也　芽講云瀬翁瀬蓋頼字誤歟古語云一人有慶千
人頼之本于此耶　尚書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頼之幻紳村所考别有此
語乎　幻謂千瀬初頼後日瀬乎
續傳灯五杭州吳隱千瀬慶禅師上堂挙玄沙因僧問尽大地是一果明
珠因甚学人不会沙云用会作么師頌曰白髪漁翁理釣舟烟波万里思
悠悠蘋花冷照江天雪酔臥不知明月秋
千瀬嗣愚極之常乗象轎岸烏紗西湖十里不啻口楊柳一株不啻牙
謂之西湖十里楊柳一株無実房

永明由冷泉開山　復遷南宕　僧宝傳第九永明智覚禅師章
曰智覚禅師者諱延寿餘杭王
氏子自其児稚知敬仏乗及冠日一食誦法華経五行倶下誦六十日而畢
之時韶国師眼目世間而面而師事之韶曰汝与元帥有縁它日大作仏事
惜吾不及見耳初説法於雪竇山建隆元年忠懿王移之吳隱新寺為第
一世明年又移之永明寺為第二世衆至二千人時号慈氏下生云云
○南山報恩光孝寺在杭州永明道潛禅師開山也宗鏡堂南屏山在于此矣
冷泉在吳隱飛来峯下杭州刺史元真建冷泉亭又白楽天亭記東南

山水余杭郡為最由郡言靈隱寺為尤由寺觀冷泉亭為甲亭在山下
水中央報恩光孝寺則淨慈寺也住韶国師乎鑒云天台韶国師処州竜
泉陳氏嗣法眼蓋退天台有終焉之意
千瀨亦特人咲千瀨字師聞之日吾江浙人也回舍乎隨水不改千瀨仙鑑本
瀨川集有瀨弟住靈隱山門疏云靈隱前天竺後昔由小朵飛来乾坤内宇宙
間唯此覚場絶勝顧山川之如旧称人境之相須某横曉長庚空群赤兒
先輩囲中三尺水慣用全杭桐江収上一絲風重擔九鼎在當時如大本小本
念乃翁居南山小山何當挟復以斂亦曰為法而出披衣拠座輕二十四考中
昏望闕頌誠祝億万斯年之睿算　幻謂集句七字者施於結処為大法
今瀨川以三尺水一絲風句施於八字称下是亦一法乎續翠双桂住天竜疏
八字之下有平生四海藕太史是非万端彷彿三生杜牧之科第五之
對効瀨川者乎
則天如別录第二淨慈瀨弟住靈隱方外交疏一筆万言雄辯仲靈覚範
愕尓于前五年三跨大方室當手永明膛若乎其後　幻謂師承次偈句也

信行道各有其地　幻謂九峯靖木恵疏至人應世隨方即居

行道白居易贈韜光禅師詩遥憶吾師行道処天香桂子落紛々勝覧杭
州天竺寺住載命蒲天香作仙花廿巻　處州天竺寺住載前四句

豈至人居無定方

到人莊子逍遙遊篇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疏
至言其体神言其用聖言其名故就体語至就用語
神就名語聖其実一也縮於冥極故謂之至陰陽不測故謂之神正名百物
故謂之聖也一人之上其有此三欲頭功用名殊故有三人之別

其辯情通宗材全兼濟　文選仁治兼濟　文選又曰道非兼濟

眼空一代前無睦州雲門

書成万言自任器之潜子　木葉禅　嵩明教

此偈句一對与山庵雜録所載更相合
大覚璉去阿育王遊廬山寓半記於圓通訥禅師所　鐔津文集有上皇帝万言書
蘇州沙門契嵩初得法同山聡禅師至錢塘靈隱閉戸著書既成入京師見
内翰王素進補教編並祖圖正宗記上請其書至為法不為身嘉歎其誠以其
書入大藏賜明教大師及送中書宰相韓琦以視参政欧陽脩之覧文歎日不意
僧中有此郎黎明同琦往浄因見之語終日
其偉云以睦州雲門為首座統緣派也　睦州嘗贊契旨於黄蘗後為四衆請
住觀音寺常百餘衆學者咨扣随問遽答詞語峻嶮無以嬰其鋒由是諸
方以尊宿称之　雲門大眼目雲門宗者截断衆流不容擬議凡聖無路
情解不通之大約雲門宗風孤危聳峻人難湊泊非上々根孰能其彷彿

哉

材全幼謂兼附何哉材兼儒釈耶寛猛相附耶文係于下一對言枕鋒峭
峻眼空一代者未必著否辯博通宗旨成万言者未必枕鋒峭峻今兼其
二者也或言辯博通宗起眼空一代之句材全兼附起否成万言器之膺手
材兼内外者也又才周万務之義乎

〈元雖列雲門語皆取首座枕縁今則取於枕用也村菴集蒲硐英首座住
多應號藉甚耶武関西声称儀然雲川幢列風規上則取於名下則
出乎位

〈備宝傳器之之懐建字器之表衙岳勝絶館三生蔵有年号建三生白祐
二年正月有詔住京師十方浄目禅院二月十九日召翁化成殿問佛法大意
奏對称旨賜号本覚之孫覚華老否問宗教建否之畧曰妙道之意
聖人當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壊礼義亡然後奇言異術間出而乱
俗迨我釈迦入中土醇以方一義示人而始未没為慈悲以化流生亦所以趣時也自
生民以来淳樸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也春也及情寶日鑿則五帝之教
詳而文夏也時与世異情随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巌秋也昔商周
之借哲後世学者有不雜饒彼當時人民趣之不遠則俗与今如何也及其
弊而為秦漢也則無所不至而天下有不忍頓聞者矣見我仏一之推之
以性命之理教之以慈悲之行冬也之之備宝傳賛云至於与士大夫縁
宗教則指物連類折之以至理使其伴然無疑則亦知為比丘之大
作者歟

〈備宝傳契嵩字仲霊自号潜子十九游方特寧風有異女子姚精巌而住山
時年百余出之如處子然造焉女子留之信宿中夜聞池中有如曼銅器声以
問女子之曰噫此竜吟也聞者瑞徴子當大名於世行矣無帰於是下洞湘
陟衙岳謁神鼎諲与語奇之然無所契悟游表筠聞変記剪於洞山
聡公叔夜則頂戴観世音菩薩之像而誦其号必満十万乃寢以為
常自是世間経否章句不学而能是時天下之士学古文慕韓愈拒我
以導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黄聱隅李太伯允雄傑者学者宗之之当
作原教論十余万言明儒釈之道一貫以抗其説読之者畏服之之

此行適其時也 今近浄慈

無望亦已久如 助字之 村滞赤字係上句 大衆渇望 ○乎介甫詩看雲坐久如之助字也詩南有嘉魚
烝然罩罩 箋注然塵也塵然猶言久如 村滞亦係上句
適其時 幼謂適其時三字用艮卦注不可用易之旧点已久如三字用維摩
経之之観衆生品曰舎利弗言止此室其已久如 易艮卦彖曰艮止也時止則
止時行則行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注止道不可常用必施於不可以行
適於其時道乃光明也

飯欲故丘 自注 我翁之田秋矣 観物初而由行状云宝慶元有旨遷
南山浄慈端平二復有旨遷小山吴隠
両山居各十年○月舎住百穀以熟為秋抄云五祖演投机偈山前一片閑田
地叉手丁寧問祖翁 飯欲幼謂蒲室智住某山為飯其多矣況祖父

所懇千竺西住吾隠而方喜金陵之舍遽為錢塘而歸秀枯木住大慈
而久留高橫行於海上不若飯來乎山中吳一原住資福而几几烏矣梧桐
生矣式歌招歌以同歸
牙傳云故丘祖父所在為淨慈可也秋字熟也故以在字第之傳云田字
係而向必指吳隱哉在傳十五年云々云秋矣 仏心禪師東愚極嗣葉石田
瞻彼喬木 毛詩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又瞻彼淇奧緑竹猗猗孟子梁惠王章下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
謂也 ○禪居翁題仏心先師墨跡後云孟子平開况古月永元喬木鎮矣雲
蕉堅瑜溫中賢曰永元喬木禪居栫檕
○金臺集附汝舟住虎跑絡山跪百神共仰東峯石塔猶存諸祖有吳南屛喬
木在望又除蘊山住溫州天寧諸山況喬木有先人故庐而某丘乃旧時遊処
村傳永元喬木其地有大木乎愚極塔在淨慈曰永元
先人之庐在焉 愚極塔在淨慈 ○在傳襄二十三年猶有先人之弊庐在齊中子跪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庐在而以
避風雨住跪屬山名
舉其宏綱 曾書序芟夷煩乱剪截浮辞舉其宏綱撮其機要
倫我隣好 杜詩隣好艱難薄

湛堂法師住上竺江湖疏 師諱性澄天台宗蒲室谷向部弟十三十五丁有下与澄湛堂居菓
晋鄉塔銘嗣澤雲夢春定甲子以還住上竺居之九年矣此疏弟七八
連用短對 法師慈恩云依法修行可為軌範故名法師天台積貞法華玄
師品科住法者軌則也師者匠也法雖可軌体不自弘通之在人天台師者
訓匠余与科住同 天台弟八通命自軌之他皆称法師故言法師也 法師有自
行化他自行法師者法師三世諸佛法師妙法師也化他法師者法師成
也
命明者智礼也天台立九祖自竜樹至于荊溪又自具道下立八祖具道者道邃
也傳教大師之也
智礼者弟十七祖法智尊者也宋咸平六年日本僧人寂照同問目二十
七條悉答之先是光明玄有廣略二本錢塘恩師製發揮記専解略本
紙後法性不須立觀心廣本後人擅賀奉先清敏異共造難詞二十條輔
其義時宝山善信致書請之師於是作扶宗記大明廣本附
法觀心之義謂恩師之廢觀心是為有教而無觀梵天昭孤山圓皆奉
先门学述弁訛以助略本謂觀有支理皆以一法性而貫之師作問疑徵
之云法智作光明玄義拾遺記四十二章云々
孤山者智圓也字語昂知孝慳常折木漂水就石居字列范希呂歸苑
戲為教刑之狀父母異之令入空門八山受戒二十一從奉先清師傳天台三
観之道摳衣同弁凡二年而清亡遂往居孤山四十七而亡謚法惠大師其所

述經疏十部号十本疏主此外戔抄及記等十五部雜著詩文五十一巻名
為閑居編佛祖統紀詳載之
〈鏡菴曰孤山以高世之才弥天之筆著十疏以通經述諸鈔以解疏其於翼
賛教门厥功茂矣但其相承所説法门言境觀則以真心為境論揔別則
以理性為揔判㝎法二觀不許修證慶昭廣本不用觀心惜哉夫称宗師者
須具三眼〻〻者教眼道眼宗眼也山外法師宗眼未明故所見未臻至極耳別教
菩薩神通智恵豈容儀以由未證無位被斥為權
四明孤山仏祖統紀法智尊者智礼云〻景徳元年撰十不二门指要抄成立別理
真如有随縁義永嘉継斉梵天昭師立指豎以難之謂不変随縁是今
家無教之理別理豈有随縁師乃垂二十门以法其蔽天台元穎復立
徴決以代斉師之答而嘉禾子玄亦立随縁撲以助斉頴時仁岳居座
下述法智義立十门折難揔破三師人謂浄覚禦務功居多四年
遣门人本如會稽旨什師持十義書觀心二百门指銭塘昭師室初是先明玄
有廣畧二本並行世〻〻昭師徐為釈门以十乗妙理為所観境師復責
之云本立三障四魔為境界今若以十乗妙理為所観境即以三障四
魔為已観智耶自揮至今釈問四番轉計五四随貟往復各辺綿歴
七年乃揔結前後為書二巻斥昭師一不解已観法二不識所観境三不
分内外二境四不弁㝎理二造凢十章目為十義書又段為二百问以質
之特孤山居昭師座端觀如什論弁不可當慶白郡守以来無幺抄巻
遣令還不復致答

辨才文捷（天台十七祖法智尊者也）　愚一可別其是非　見上弁才出山抄趙岐孟子題辞曰愚
四明孤山（智圓法師也）　智莫窺其深浅　亦不已審於是非村謂趙自称曰愚也
仏祖統紀第四四明者天台宗第十七祖法
智尊者字約言四明金氏統紀諸祖
世家第二孤山者智圓法師字無外自号中庸子銭塘徐氏又法師慶昭傳
末曰四明之学者始指恩清（銭塘奉先昭梵天慶昭）孤山之学称為山外蓋貶之辞云
村謂四明乃智礼也孤山乃智圓也旧抄引浄覚玄文不的當也　○觀心觀仏
約心観仏
村云講云蒙頭上四字雖無用心以所続之妙甚可也雪峯玄見宗菴雜録弁
才文捷以上四字故玄而用之愚別是非之句如白日青天奴隷知其清明之語
勢也　孤山派後絶湛堂蓋四明派耶
村講云為学慎心術系于不揔立言定師承系于四明立言蓋著否也
慎乎村講慎下安乎字学者著眼
故為学在慎乎心術　園者為学日益論語何必読書然後為学礼記曰樂
國吾輩醫他得切悪也　礼不接心術注術猶道也
而立言以定其師承　立言者法门建立左傳襄二十四年穆叔云大上有立徳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宗鏡云為学結四明孤山立言係弁才不揔
克極奥旨故為学宜慎心術也　夷曰教海汪洋雑窺深浅今湛堂
頭愚易別智難窺者在心術尓　紉謂結語村戔可也文理為学一句揔結蒙

其 辨析千人ヲ 晋鄉塔銘雄俠博辯風馳濤湧ス
識高前古ニ 晋鄉塔銘古悳風烈猶或可攀

茅講云辨者教門所為要識者人倫所為最
譯經赴召ニ 析云天子誕生日必令名師譯經豈堪望有之乎宋義集序夫翻
譯者謂翻梵天之語轉成漢地之言音雖似別義則大同宋義集
序象伊傳譯經如翻錦繡背面俱華但左右同耳譯之訛易也謂以其所有易
其所無故以此方之經而顯彼土之法 ○村譯經猶講經也東晋鄉塔銘曰至治
辛酉驛召至京師入對明仁殿被旨發青塔寺校正經律論三藏云云至治元
朝英宗之年号也
○元叟所製表疏云楚人亡弓楚人得弓南君立法南君犯法 此疏ノ講義也
較昔班孟堅西都賦文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
乎六藝稽合乎異同 紉案出呑十四病起荊江亭即興十首文章韓杜無
遺恨草詔陸贄傾諸公蓋伊東坡以陸贄一人對韓杜二人天祿石渠何似
伊洛可併案乎 又紉謂住普福見筆跡天台之高相輝耳望之間今天
祿石渠何似伊洛可併案
比較書天祿石渠ニ 石渠蕭何所造以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經成帝以此藏秘
書在大殿中三輔故事曰天祿石渠並閣名在未央宮
北以閣秘書之處昔楊雄侍校書天祿閣上

村講譯經赴召以較昔祿渠接之妙也赴召故用楊雄侍 茅講云加用石渠
兩字又天祿石渠二閣名伊洛四処名合為對四六一体也 ○未敢春秋闡
玄元年季子未敢今備用 茅講云赴召自上而蕁之未敢自下而仰之
負笈未敢ス 李固郃之子也少好学嘗年改易姓名杖策騎驢負笈從師不
遠千里遂究覽墳典為大儒 ○直文類聚吳高学通五經百
民四方学者擔囊負笈不可勝数 ○史記藕秦負笈從師
東晋鄉塔銘師欲東遊高句驪求天台遺書先上元其回之嗣王命彼國吝以無有
遂止不行
如授業河汾伊洛ニ 王道字仲淹居河汾教授生徒續詩書修元經董常
程元房杜魏等咸小而受王佐之道蓋千餘人也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弟頤字正叔遇吳人授以易学聚徒講学于家学者稱之
廣平先生後居伊陽又稱之伊川先生之昆弟自小刻厉惟明道要以聖
学為己任学者靡然從之當時謂之二程又稱河南二先生 ○邵雍字堯夫居
洛四十年 伊洛弁云西京有三先生其一曰邵雍其二程顥程頤常從濂溪周
先生问
不有宗门之貴キ 上堂為教院之才一敢云
孰旌師法之尊 凡一對与上聯各疏曰天下師表之尊旌空门極品之
貴之句同意矣
村講云宗门為教门也宗门指教院之貴吾唯指人則住上堂之受維顯草今

日入寺知師法之尊也師表之尊極品之貴中谷之貴知識之尊分
尊貴両字所對蒲室所好也

山之泰華水之黄河　王荊公詩云第子文章世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
丹蘇文集第六十九蘇子由上韓大尉書曰於山見終
南嵩華之高於水見弥陽而猶以為未見大尉也

已臻其極　言寺之極位也

獸有麒麟鳥有鸑鷟　孝子經鸑鷟鳳凰子也孟子麒麟之於
走獸鳳凰之於飛鳥之揚子鳥有鳳獸
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
芽講云上竺為教院第一其貴如泰華黄河師之瑞世如其麟鸑鷟是之以
旌師法之尊也改鸑鷟作泰華改鳳凰作鸑鷟軽重惟同　芽講云前
数句言上竺極位湛堂有祥至于廣以句走指之　臻其極初案白氏集
六十一元稹墓誌銘序云凡為文無不臻極源流至論前集一各臻其極
宗鏡曰湛堂以道推冠冕于諸宗　初謂如宗鏡則不必教之首于諸宗也

共觀其祥　言師之文采也　芽講云觀祥言師之瑞乎世也

非惟冠冕諸宗　言會三宗則教為之首故云　王倹褚淵碑文云羅纓
會朝冠冕當世注云冠在首者喻其道故為世之
首也

廣以鼓吹一代　張衡字平子作二京賦十年乃成孫綽曰張衡左思二京
三都賦六經之鼓吹也文杜甫傳贊之述作其不足鼓吹
六經先鳴諸子至沈欝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皐可企及也
芽講云冠冕盖指如泰河麟鸑者結前鼓吹結下　村講云禅教律三宗
相合則教為首故云冠冕一代指世尊一代特教之者发揚一代特教立其宗也
或云鼓吹于一代之義也二代者世也此義非也

道之行矣　或云以道對其之字指道則実立孤凾者亦同

其在茲乎　論語子罕篇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孔安國曰文王虽已没其文見
在此此自此其身也
芽講云在茲字亦生下道与其隨意而不對者居矣其字指物体之義非
宗鏡曰以道虫鼓吹一代則世不俾道之行矣寔在茲乎　芽講曰仏道之行在
今日乎

杲日出而曉霞升　文明先兆　宗鏡曰上句言湛堂瑞世光明下句言孝者頓霈法霈
葉番卿湛堂塔銘師諱惟湛
因其字以為号曰湛堂家本越之
會稽故又以越溪為別号又孫君濡母姜氏夢日輪從空而墮既覚初日正
照其榻師遂以生　詩杲杲出日　易乾上九二見竜在田文言見竜在田天下文
明　天下文明者陽気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
仏祖統紀第十五巻見侍制悦之作王般若經疏序云杲日将出而曉霞先升
真人應運而文明自見　杏詩文明近日月

玄雲作而時雨降 法施普霑 漢書玄雲慶雲也 礼記時雨將降

莊子逍遥遊篇云時雨降矣而猶浸灌蹠神農時十五日一雨謂之時雨也 茅玄雲字儒以為慶雲吾宗別有所指乎 茅講云以法師謂之則玄理之玄乎 茅云玄雲七字必有本拠 幻謂玄雲字不必有玄妙理上句用俗語下句譬言法施 宋文類聚前集第三風部簡公明傳時大旱有問何當雨云今夜當大雨云云須臾玄雲四集大雨河傾

公母謙讓再三 前漢文帝謙讓未皇 幻謂文帝紀不載之 師古曰皇暇也○文選執尚謙讓礼記礼有三讓○周易再三瀆 謙讓 漢文帝紀代王来帝西卿讓者三南卿讓者再注如淳曰讓群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卿坐三讓不受群臣猶称宜乃更南卿坐不受即君之位漸也師古曰卿讀曰嚮

○湛堂法師

湛堂｜黄晉卿湛堂塔銘至治辛酉驛召至京師之校正經律論三藏有司供帳山之時錫予為礼殊厚之駕幸文殊閣引見問勞賜食正旦及天壽節再朝于大明殿賜以無量壽經等若干卷校正之畢特賜金襴加沙至順壬申師之居上天竺九年矣是歳之六月朔忽擂鼓告其衆曰吾住名山逾三十年自行無益世緣有限豈愧不效古德風烈徒或可攀以弁才飯竜井自喩衆固留不可竟拂衣飯南天竺之雲外菴山之餘東飯佛果終老焉教乘四吝小大諸部溝則微復始雄談博辯風濤涌所著有金剛集注心經消災經阿弥陀句解仁王經如意咒經科並行於世取意

蒲室与湛堂書云廿餘年閣山倍從之久一旦作遠不勝馳仰去秋聞尊侯愆和恐往来者所言不直不敢修問兼有不解如上番都鄙下三月南小城諸山無不相問咸以和尚為江南教法宗主独建赤幟餘子望塵而拜矣

次疏之解也の考

△折衝 晏子春秋晋平公使范昭觀斉国政景公觴之范昭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令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徹去之范昭不悦而起舞顧太師曰為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范昭飯報平公曰斉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楽太師知之於是輟伐斉謀孔子聞之曰不出樽俎之間折衝千里之外晏子謂也注曰衝車所以衝突也敵之軍已陷破也欲攻己者折退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来也

○謙讓再三之解也

論語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称焉

庶況出世江湖欲借餘力 茅講云公

吾以賈勇十倍 抄云頻倩湛堂欲令出世也 續翠云結句用五字六字句則不必用声律○左傳成二年斉高固入晋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乗其車繫桑本焉以徇斉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 注桀擔也 ○史蘓秦傳云斉紫敗素也而賈十倍又李白与韓荊州書云一登竜門則声價十倍又韓退之為人求薦書云伯楽一顧價增三倍注引春秋後語云一旦而價十倍 斉紫敗素 三点

元叟和尚住徑山杭諸山疏

元叟嗣藏叟孫〃嗣妙峯善〃嗣仏照光〃嗣大恵杲宗派圖有林竹泉仁行中靈夢堂荷楚石銘古鼎皆元叟〃嗣也 ○黄晋郷徑山元叟禅師塔銘云師諱行端元叟蓋其字族臨海何氏世為儒家〃〃初参藏叟和尚於徑山〃〃延入侍司叟殁告寂至浄慈依石林鞏公以紀室相与激揚此亥復参雪岩欽公於仰山師所蒙堂居三山〃而岩遊乃还浙右虎岩伏公特住徑山請師居才一座大德庚子出世湖之資福至大 年特旨賜師号曰恵文正弁行宣政院尋奉 主中天竺延祐三年丙辰迁灵隠有旨設水陸大會於金山命師升座說法族亥入覲於便殿従容奏對深契上衷加賜仏日普照〃〃号陞辞南飯即拂衣去養高於良渚〃西巷至治壬戌徑山虚席三宗四衆咸卿兆師莫葯其任相率白于行宣政院請師補其虜亥聞于朝泰定甲子降璽书作大護持師至是凡三被金襴袈裟〃〃賜二十年间自壬戌至辛己足不越閫而慕其道者鱗萃蟻集至無所容山〃飢皆果裹糧而来以得見為幸徑山自大恵中興後代有名德得師而其道愈光〃〃其机峭峻以呵罵為弗子慈切之海至正辛己八月四日終于徑山〃〃大室世壽八十八僧臈七十六奉全身窆于寂照塔院四衆従法語行于世浯与續行同徑山住持當才四十八代継席于虚谷仰月江元叟頌曰廿年說法坐凌霄 ○後虚谷送元叟首座頌末不下峯頭二十年 ○此疏八對常可用此法而蒙頭字数煩疎簡 ○山菴雜录宋度宗為小兵攻急命道士設大醮奏章天庭向国家童亥是特高公伏章久不得報疏誤亥问故高公云為天门不開定徑山四十八代住持故得報遅也

虎岩住持徑山寂叟禅師為才一座毎聞法座上事比事以奔众謂住持豈蜀衆至於四十八代尚定之〃天庭寂照頌心衆之及寂照住徑山適當其代

古抄師在大都慶寿寺作首座而承聖旨再住灵隠恩卿古抄所載未審私謂虚谷送元叟首座頌末云不下峯頭二十年比疏元叟為徑山首座従首座寮入院

蒙頭用緊句吾朝曇仲用此体在先住東福諸山疏莚文御馬執争所能任鄙拆牛疏誇絶力

村僊月江頌言元叟廿年住凌霄虚谷頌言元叟廿年為首座恐混乱乎虚谷徑山四十七代也

匡徒行道　列祖宏規

遁跡深居　古德風致

本朴翁云師初住灵隠為朋独孤被奪隠居於西丘久矣故下有特止特行或出或処之句結在西丘曉開戸出而見蜘蛛網困室扉日有徑山之命以為吉徵　村僊行道無本拠深居用大梅常偈　宗鏡曰宗師出世行道領徒為列祖宏規特未至則不出世遁跡入深居亦是古德風致也

惟貺止時行之必當

抄曰易艮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匡適於其貺道乃光明也

惟字為昏孟子膝語 大法や

村講云特止特行一句双結一對特止結遁跡時行結匡徒　文選陸士衡文賦句
銓衡之所裁固応縄其必當
如菴住上竺元惟儆油揚清之必當蔗按茅連茹而彙征是亦當字為去声
必當村講云當可為平声今去声用之忩通用平當忩當軒之當平声也前
會陽韵當廣韻敵也直也擯也蔽也又岩句　○王氏曰易南位不南位与位南位
不南皆平声俗作去声纔程去声岩句南主也又中也礼記楽記注南猶不失
其所　前有陽白南注謂祖紀不已南韓信文其鋒不可南張処傳皆一南百
又昏過南象當禁南字岩句南注主也中也孝經序至南敵一唐本大言
無南万言万南不如一默文昏亭南敵南字
少杏宿旧彭沢懐陶令詩欲招千山之人斯文或宜南去声岩句用宜南字

豈或出或処之無心

易繋辞上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処或黙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王荊公
詩丈夫出処非無意猿鶴從来不自知

其

道重丘山

詞傾江漢

芽講云重丘山杜牧詩云九金神鼎重丘山
詞傾之一荘子逍遥遊篇吾驚怖其猶河漢而無極也注河漢天河也河漢
無極謂天河在天不知其首尾之所極

備宜作二雲門賛云余德

雲门語句驚其辯恵滔滔旋波険如河漢之無極也
黄滔塔銘退処棲伽室擬寒山詩百餘篇云云　石田林先生隠居呉不与世接独
遺師以詩曰能吟天室句不廢嶺南禅
前　黄滔元叟塔銘世為儒家母教以論語孟子輙能成誦雅不欲汩没於世儒章
句之学十一從族父蔵上人得度於餘杭之化城院十六受具戒一切文字不由
師授自然巨備而其器識淵邃夙負大志以斯道自任宴坐思惟至忘寝食
前　続伝灯三住山原叟之師以呵叱怒罵為门才子慈切之誨以不近人情行天
下大公之道賓交相從未嘗談人间細故舎大法不発一言得宗師体裁具宗
師抗用紹臨済正伝為蔵叟的子二人而已

滔子折衡百氏　確論無私

備宜作明教禅師名契嵩字仲霊
自号潜子世间経昏章句不学而已矣
是特天下之士学古文慕韓愈拒我以道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黄聲隅李
泰伯尤雄傑者学者宗之嵩作原教論十餘万言明儒釈之道一貫以
抗其説読之者畏服　○晏子春秋范昭謂晋平公曰斉未可并欲以弑
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楽大師知之於是輟伐斉謀孔子聞之曰不出
樽俎之间而折衡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呂氏春秋注折衡者衡者所以衡突也敵之軍已陥破也欲攻已者折還其
衡車於千里之外不敢来也　○唐王琚論本齢等才能埋之確論

妙喜力詆権臣　剛氣不屈

刘震孫石溪泉序文出朱氏初问延
平筵中所携惟孟子一冊大恵

語録一部公於吴端巖顔独尊信其眷如此是豈無所見而然乎方秦
檜柄国公卿大夫無敢逺忤大恵顡弖一衲子乃巳援復讎大義抗言無忌
議至語檜云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今挾夷狄以令天下虽身乃被南迁之禍
而名震海内与張横浦胡忠簡韋相頡頏蓋嘗竊窺其眷其要言精義
往々多与無可今所謂貧賤不已移威武不已屈大恵有焉文公所取固在
此而不在彼也
村講云吴隠為朋独孤所奪恐權臣要元叟

顔同猶懷小閣 言未忘天子顔同之思也

懷 村

栖遅且麦西丘 抄云西丘在天目山也

△妙喜之々元叟太恵五世之孫而住徑山也議權臣之事見于大恵年譜
及石渓録序

△虚谷録下寄徑山元叟首座頌夜々炉爐栢子烟様伽室裡自安禅閑將心
漏楷磨尽不下峰頭三十年

△顔同々々或曰師在大都慶寿寺作首座而承聖旨在住吴隠此解大
非

△栖遅々々或曰吴隠為朋独孤奪隠居西丘移住徑山

△胡海新聞八宋秦檜為京太子生時号秦長脚一日睡于窓下有吴人来指
檜語其同舎郎曰他日此人誤国害民天下同受其禍緒君亦有其者後

檜自小毀独居相位十九年云々後檜遊西湖舟中得暴疾云々
芽講云猶字係于上且字妙也後居徑山 詩衡門之下可以栖遅毛
注栖遅遊息也

匪五峯之命有加 或人解曰徑山為五山第一也仍曰匪命有加也或云
非當天子有五峯之命 蕉雪云与上虚谷頌日
非以徑塢童師之句同意 ○圖経徑山乃天目東北峯也支狀云絶頂入五峯
之間又徑山有五髻峯
五峯村講云古抄引五老峯非也徑山有五髻峯五峯即徑山也住徑山
之外更無他山有命加也蓋為第一山之故也又非當天子命有加而請元叟且有
四衆顒然渇望也

而四衆之望顒若 抄云易観卦観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彖曰観盥
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観而化也顒厳正皃若辞也
言下観而化皆孚信也容皃厳然也集覧果氏中大通元年顒音魚容
反仰也義与喁々同漢司馬相如傳延頸挙踵喁々然皆鄕風慕義注衆
口向上也 ○此丘之々尼優婆塞優婆夷即四衆也
顒若観卦王弼注王道之可観者莫盛乎宗廟之々可観者莫盛於盥也
至薦簡略不足復観故夫観盛盥則下観而化矣故観至盥則有孚顒若也
正義曰薦者謂既灌之後陳薦籩豆之事其礼卑也云々但下観此盛礼
莫不皆化悉有孚信而顒然云々此是下之効上因観而皆化之矣程傳居上
者正其表儀以下民之観当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

華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参其孚誠顒望瞻仰望也　紏謂顒若

用新注

千年象教　教有正像末三時正法一千年前五百年解脱為正宗禪定為兼修後五百年禪定為正宗多聞為兼修像法一千年前五百年多聞為正宗福徳為兼修後五百年福徳為正宗末法一万年闘諍為正宗懈怠為兼修　○文選頭陀寺碑云象教陵夷象与像同假對也

固資衆力扶持　芽村曰众力為同列下塵乃左師言盖資众力之扶持合讓独歩於左師

一代竜門　徑山方丈曰竜閣故皆用竜門竜閣竜泉之語也抄曰徑山揔門額曰天下竜門　晋書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

姿詳雅朝野翕然謂之一世竜門　摭言曰韓愈皇甫湜一代竜門又見後漢李膺傳　○野録曰五祖戒真一代竜門矣

紏案則天如別録示四巻道場笠遠和尚言昔参鑑老人大唱恵朗之道追蹤正續老祖於五峯峯頭誠一世之竜門也

△二代竜門　後漢列傳五十七李膺独持風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竜門

△野録闕列上方斉岳禅師少与雪豆顒公結伴遊淮山聞五祖戒公喜勘験未欲前岳先往造丈室問答之竟無語戒又打出以是観五祖真一代竜門矣岳三進而三遭点額張無尽曰雪豆岳机鋒穎脱亦望崖而退

得非自全也耶

合讓左師独歩　文選仲宣独歩於漢南後漢逸民傳戴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独歩天下誰与為偶

聯翩同列　聯翩同列　相西点　賈誼過秦論招八州朝同列　情音

望拜下塵　徑山為天下一山故諸山称下塵　○晋書潘岳為黄門侍郎性軽躁趨世利与衛尉石崇等諂事賈謐毎候其出与石崇輙望塵而拜徭与之親善号二十四友岳為其首

笠田和尚住霊隠金陵諸山疏　有序

笠田悟心禅師初住南康天寧遷廬山羅漢轉栖賢至灵通後升灵隠諸山士庶請笠由来於金陵之鐘山度夏也此疏十二對冒頭四對非常法勿効之

△笠田疏十二對蒙頭四對非常法勿用之　然観斯篇如出于老年雪樵孔子年六十八歳始刪詩定書系周易作春秋只数年間却了一生著述古者著書多在晩年今為此也

△笠田之如此禿蒙頭則今人之所不用者也橘花集不過一両篇玉泉住実相云人相避此九牛毛嘻其甚矣士雖得如一狐腋豈在多乎巧取豪奪寺挙俗成風特立独行無僅有而何千里遥匹寸膠所澄濁早七年尚望一瞬之益么其少屈我以自寛此外賜合住成安亦皇蒙頭也杏花集

亦住西住建仁伯元住開善皆用其法竹郷集亦有一篇宗鏡集亦
有二篇

△岩栖曰惟肖製疏至六十五六歳挙天竜寺復才一山所起大岳於鹿
苑視篆同门元蒙頭非常牟得非常才世有么論才一派居才一位
人無間言山容鳥語而開屋上鳥栖亦好祖宗泥千竹擔袱寄之肩頭
仏法如一隻船把梢皈于手裡初転少今転多法席暫停鹿苑東辺晴
西辺雨慈ア俄應感亀氣樹林陰中従教万緑迎夏常隷行内易似一
枚尉春

△器之住浄智道旧夕陽在山忍視故家落莫晴月生嶺若得敵国隠然
需雲合住淡州安国道旧白ア英ゝ思美人於空谷残月耿ゝ望前輦
於曙星

△続伝灯五灵隠笠田悟心禅師嗣于愚極恵禅師初住南康天寧遷廬山
羅漢転栖賢至圓通後升灵隠僧問諸仏出世接物利生和尚出世有
何方便師云一拳四十九上堂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
求蒲團上端坐針眼裡穿線西風一陣来多葉落三片

△浦川集笠田住圓通元方指出廬渓有小南ゝ有道九天頌鳳詔喜昔大覚
ゝ扶宗緒郎在皇祐ゝ昌四海傍廬山ゝ勝夏故恐此日猶有遺風某
清拍洪崖気呑雲夢禅悦如鉄釘木札固非茅玉陌上文章弾指現玉
殿瓊楼豈是知識門中伎倆観三峡五老ゝ奇峻想一翁二季ゝ風
流身後身前一破衲裙為高臥山南山北多車子政正横推

前圓通蒲菴村曰笠田三十年住圓通何以来金陵乎来字自金陵士庶而言ゝ　諸山士庶
宗鏡曰金陵諸山士庶迎笠田度夏于鍾山　普説二字出八十華厳第四十説
普賢行品云此菩薩普入一切世界無所着乃至普得一切三世智普知一切三世
法普説一切諸仏教ゝゝ我等｜宗鏡曰我等者金陵諸山士庶也士庶恋慕笠田
者私也杭人以灵隠聘笠田者么也不以私廃公故不已留乎

△案通載紹熈四年被旨住径山杭奏辞免孝宗欲速相見郡将堅請不容辞
二月望宣見于重華両賜聖問忘概而答天顔皆喜悦慶元々年復請春祈
懇奔三招従ゝ師在観堂也時ゝ臨幸ゝゝ後創数椽以自祈号曰東菴
ゝゝ

礼為幣謹為聘　大夫来曰聘穀梁伝聘問也儀礼大問曰聘小聘曰問　自爵帛幣説文帛也二曰財也敬白聘説文訪也ゝ年伝

至順 元文宗 年号 三年 壬申 三月前圓通笠田和尚来諸山 金陵 士
庶 道俗也 迎餞鍾山度夏復請普説 大恵云普説自真浄文而始也 示尊
其道六月杭人以霊隠来聘我等雖各懐恋慕而不敢
留不以私廃公也 国語以私害公 以害作廢着眼 於是相率往餞之 文選百官皆往餞而致詞
曰 諸山 廿跋

在宋仁廟　莫起訥么於圓通

宋或作昔宋仁宗皇祐元年内侍李允寧奏以汴京第宅創與禪席因賜額為十方淨因上方留意空宗詔求有道者居之歐陽脩等請以圓通居訥應詔命訥以疾辭因舉懷璉大覺以為代歐陽外傳

厥後孝宗　特召拙菴於靈隱

釋氏通鑑宋孝宗詔育王山佛光禪師住靈隱並賜佛照禪師刊石于靈隱慶元府育王佛照光禪師臨江軍彭氏子也師住靈隱日孝宗皇帝嘗幸詔問道留宿觀堂奏對機緣備于本朝會元二十紀聞拙菴佛照光和尚於薦福初參雪堂有相者一見而器之謂雪堂云公中光上坐頭顱方正廣顙豐頤七處平滿他日必為帝王師孝宗皇帝淳熙初召對稱旨留內觀堂七宿侍優異度越前未賜佛照之名聞于天下

雖出處各欲行志　而抑揚皆足扶宗

各欲命吾子寧蕭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　中鼎吟鑑胡琴窓初冬詩出山雲各行其志近水枯先得我心　何天竺　宗鏡曰兩點兩義莫挽言天竺靈隱雖如一寺如此名師何其莫挽高風哉故住靈隱如侍今日此義

可也　幻謂材歟最可也鏡歟非乎　備云出與揚係于拙菴所與抑係于納么　蒲芽備云高風不納么莫起者何字奚為也材備云天竺二靈隱唯分一山門何以辭天竺住靈隱耶昔納拙二師或出或處今一人兼之及觀我師度越前古八字結前生後妙也　茅備云蒙頭若非二對難盡此不盡意也

及觀我師

材裡笙由在一朝而仁孝二朝之命在一人而兼納拙二人之遇是度越千古也

度越前古

前漢書揚雄贊云度越諸子　選奚創前古

豈飛丹陛

韻會陛升天高階也漢書應劭曰陛者升堂之陛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之側

何天竺之莫挽其高風

抄云竺由先敍中竺之清而不越方輿勝覽云靈隱天竺兩山由一門而入

名躍金甌

名躍〻新唐書列傳三十四崔琳傳初玄宗每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即中且賜酒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賜太子酒時兩人有宰相望帝欲相之數矣以族大恐謝當者而見逃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之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列石頌之号本德先生

声名声氣文从耳殸方物之音為声八音中惟石声精詣入於耳

故於文耳殼為聲〻古聲字也亦雅単出曰邑文謚法不生其国曰邑
名自命也从口夕〻者冥也冥不相見也故从口自名
雪樵講云聞于外曰邑蘊于内曰名

若鷲嶺有待於今日

元宗毎命相皆書其名置案上金甌覆之一日昏琳等名覆以金甌令太子入帝
問之太子曰非崔琳盧従愿乎帝曰然左右類聚

其語空衆妙

老子経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杌透重玄

遷陸杌功臣頌曰重玄非奥注銑曰玄理也附曰重玄
天也

宗姓倶高

与臨済同出邢氏

傳灯録臨済曹州南華邢氏子也○今年由亦邢氏也
相講云妙虽用老子語意在禅也重玄者深理也玄又玄謂之重玄言
為却玄妙窠窟也
老子河上公注妙要也玄天也又曰天中復有天也稟気有薄厚夫人得中
和滋液則生賢聖得錯乱汚辱則生貪淫也已知天中復有天之気
有厚薄除情欲是知道要之門戸也
臨済傳灯本章鎮州臨済義玄禅師曹州南華人俗姓邢氏邢
氏用玄孫四子封於邢俗子孫以国為族魏有邢顒字子昂挙孝廉時
人語曰徳行堂〻邢子昂又有邢邵字子才日誦万言五行倶下一覧無遺
唐有邢和璞宋有邢敦夫

師資宿契

老子経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
注資用也人行不善者聖人猶教導使為善以得給用
也
師資教家尺曰資者取也従師之教取而行之足華屋俗〻

喚雪峯万福曽郎

雪峯存禅師閩人也姓曽氏領徒南遊時黄
檗禅預知師至搆菴出迎抵藕渓解后峯向
近寄甚処云辟支岩白岩中还有主广檗以弁杖敲峯〻遂出
篭箸同相見檗云曽郎万福峯展丈夫礼檗作女人拝云〻　聯灯二
十一篭箸作轎篮輿也　○仏心禅師愚極諱至恵住雪峯福州懐安陳
氏子也詳于瀬翁所撰行状　○玄沙備与雪峯師資道契之見會元
七詳見如一溪跳中契経下
△曽郎聯灯録廿一雪峯存禅師抵藕渓解后黄檗峯向曰近寄甚
処云辟支岩白岩中还有主广檗以弁杖敲峯〻篭箸峯遂出篭箸相見
檗云曽郎万福峯展丈夫礼檗作女人拝今所用盖曽由与愚極師資
相契如黄檗檗於雪峯然愚極出于曽氏
△同出邢氏万福曽郎愚翁古人所稗就對者也如少陵小院迴廊春寂〻
浴鳧飛鷺晩悠〻李嘉祐孤雲独鳥川光暮万井千山海気秋是也

前輩於文亦多此作如王勃竜光射牛斗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
乃就而對也　幻謂此偶句恐非就對
〇玉泉顗首座住実相寺曰夫称住持者必周内外之材躬負荷之責
而后可庶乎焉比来浮薄相扇冒進僥倖怡不為怪可勝慨哉若玉泉
顗首座孝博識高自晦衆座三十年冲退自弥不事表襮然江湖
歴論當世賢士其道可及人普毎以為称首蓋積乎中則溢乎外
理勢使然豈不偉歟爰承三川瑞境山実相禅師寺偶虚席端大丞
相特賜鈞帖起之於竜阜蒙隠住補其所於是前論者亦矣口辞
相賀曰正人登矣自進類少知愧恥抑或謙遜遜留則非王臣為法
遂人盛意矧乃祖伝道之地克纂厥緒以　(一字脱之夫)　其承非他人任且何詞以拒之
輒相率撰疏勧請云人相避比九牛毛云々
〇宝谷敬首座住雲外雲竜山成安寺疏参禅豈細故十頭要逢作家應
世必正因出手須弁个支拠床座問或及此仰屋果顔而言他称秦無人
則近徑取皮相耳以棄責己者非矯忍技癢乎不与今特肖馳焉回
古道顔色　愚極本住雪峯也云々　江西按勝覧廬山在南康軍ニテ
属江東路秦属九江郡漢属豫章郡在隆興府ニテ属江西路秦属
九江郡勝王閣在隆興府王勃勝王閣序云地接衡廬右文句解言衡山
廬山然則江東江西其地相接　笠田在廬山如(考異本作如字)宋通三十年其語行江西可
知矣江西湖南衲子往来也
芳備云雪峯園人愚極亦園人而住雪峯
村備同出万福對可也

幻謂同出用杜詩恭惟同自出字
話行江西三十年(住圓通三十年也)　禅録多用三十年後此話大行之語
増高廬阜幾千仞　笠田初住圓通ニテ在廬山ニテ属江西欧陽脩作廬山高
寄劉渙之曰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几百里截
然屹章長江
村備云得此名師廬山亦増高語行増高字顛倒唐音讀之無害
道闢于奥　昭明太子文選序姫文之籀孔文之昏与日月倶懸鬼神
争奥　闢于奥村
与日月而争光　抄云史記屈原傳推此志也雖与日月争光可也
芳備云論其道則闢其秘奥而昭然説其宗則會其本原而暢然
村講云會元之昏馬祖石頭之下有子孫蓋會合義也今言宗門之要也河漢
言説廣傳
宗會其元　易略例曰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繁而不乱衆而不惑王弼
註統領之以宗主會合之以元首統之以宗主雖繁而不乱會
之以元首雖衆而不惑　白會宗主也私曰宗非略例所謂之宗
猶河漢而無極　抄曰僧宝傳雲門賛曰予讀雲門語句驚其辯恵渦旋
波険猶河漢之無極也又荘子逍遥遊篇其言猶河
漢而無極也

林注河漢天河也河漢無極謂天河在天不知其首尾之所極　幻裡荘子

言荒唐之説今言弁恵

莆備云河漢句用荘子全語日月句用史記加而字可為法乎

方喜金陵之會　暗用有傳燈山之會等語勢言鍾山之普説也

遽為銭塘而帰　言昊隠未聘也昊隠寺在銭塘十二里

金陵　勝覧十四楚威王以其地有王気埋金鎮之故曰金陵或曰以其地接華陽

金壇之陵

銭塘　勝覧十一九域志銭塘初為湖水所損州人華信以私銭作塘捍湖

因号銭塘勝覧七十四曰曹華信

金陵之會村備云會字乃法會也

莆云遽字言不終一夏也　宗鏡曰由的字観之恐無由銭塘人乎

幻謂的字由祖父兄行道地言之歟蓋的歟故丘之類也

与其領徒勘験諸方　黄竜南詣慈明之室慈明咲曰書記已領徒遊方

名聞叢林

曷若據室大弘法施　言説法住持也

南山之南小山之小　昊隠在銭塘県小浄慈在銭塘県南故浄慈為

南山昊隠為小山其祖石田住浄慈昊隠其父愚極

住浄慈其兄瀨翁住西山故下有祖父兄之語　○後覚法真偽真字之卿扶

風鄮人博通内外図典為関西大儒性恬静欲不交人間吏太守請見之

真乃幅巾詣得太守曰昔曽哀公亦為不肖而仲尼称臣欲以功曹相屈

先賢本朝何如真曰以府見待有礼故敢自同賓未若欲吏之真将在小

山之小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復敢言○小史後周蕭大圜字仁顕心安閑放

日小山之小弁絶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

南山之南雪樵備云如法真傳言不属南山不属小山也莆備云南山以

南小山以小人雖到地也幻謂如法真伝若不隠南山之南必居小山之小也今指

浄慈昊隠也

纉承祖父兄箕裘　礼記楽記良冶之子学為裘良弓之子必学為箕

箕孔穎達疏衛表曰陛下睿聖纂承基緒

注纂継也纉也通作纂纂音祖官反文選三十七

箕由師兄逆樵隠住浄慈　幻案續傳灯并西山宗派図頫翁為箕

由師弟樵隠為師兄由是観之兄指樵隠

礼記　良冶之子注仍見其家鋼補穿鑿之器也補器者其金柔乃合似於

為裘良弓之子注仍見其家撓角幹也撓角幹者其材宜調之乃三体相勝

有似為楊柳之箕　鋼玉篇古路切鋼鑄也

一乗非一三乗非三　一乗一仏乗也三乗声聞縁覚菩薩也一乗中含三

乗故非一又三乗的一故云非三○法華経日於一乗

道分別説三句解注云於一仏乗無上之道方便随宜作三乗説

莆備云一乗三乗八字必全語也未引出之

釈藏云乗者運載荷負之義

△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乗法無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說仏智恵故科注頌如来但以一仏乗故為衆生說法以至无有若二若三也其二者无通中半備相對之二無三者无三蔵之中三也此皆名引導衆生令唯一仏乗也

△唯有一乗法根本法華華厳也無二亦無三隱密法華断始中終也唯此一亊実顕說法華今経也　山家三種法華尺云於一仏乗者根本法華教也分別說三者隱密法華教也唯有一乗者顕説法華教也妙法外更无一句餘経也云人　唯此一亊実餘二則非真　山王院尺云一実則圓二則傾斷

△三乗云〻声聞縁覚菩薩也声聞観苦集滅道生滅四諦縁覚観十二因縁或名十二牽連或名十二重城或名十二棘囲或名十二輪其中有独覚出无仏世独宿孤峯自覚無生春則百花競秀秋則万葉咸衰観外境〻栄枯厭世修行菩薩從初發心縁四諦境発四弘願修六度行為衆生无边誓願度縁苦諦境煩悩无尽誓願断縁集諦境法門无量誓願学縁道諦境仏道无上誓願成縁滅諦境於三僧祇修六度從古釈迦至尸棄仏値七万五千仏名初僧祇爲女身四悪趣次從尸棄佛至然灯仏値七万六千仏名二僧祇此特用七茎蓮華供養得受記莂号釈迦文次從然灯至毘婆尸仏値七万七千佛名三僧祇自知當作仏也

△永嘉真覚大師睿宗先天元年示滅賜無相大師塔曰浄光慶州刺史

魏靖所著文為十巻号永嘉集其中不収證道歌者何耶抑有說焉以證道名歌而如来設教修證之法不出蔵通別圓今所謂道者蔵通修證乎別圓修證乎為舍此而別有修證者得非永明所謂不依地依天魔外道者乎　洪覚範曰梵僧覚称謂西竺目此歌為東土大乘経吾以義天跋天出別傳議例之〻此歌特遺有識者焚之〻耳仏祖統紀論曰此傳證道歌閔旨永安昔人理非真作豈不然乎

一乗真覚永嘉集下一三非三三尚不三三一非一一亦何一此合論三下一上一中之三本無三三中之一本无一一下三就枕權巧言矣一不一自非三自非一一下三立脱形既奪忘也非一〻非三不留非三三非一不立〻一本无三不留三本无之也

幻謂永嘉集三非三一非一〻上有一真〻理逐根性以階差取益随梲三乗之唱備矣〻語然則一者一真也三者三乗也

一乗幻謂台宗本末〻吞必有全語　華厳五教章上巻三乗即一虽異具存壊竟必有且一乗即三虽異具隠影竟恒无　由此鎔融有其四句唯一或唯一乗理如別教三或唯三乗如三乗等教不知一故三或亦一亦三如同教四或非一非三如上果海

△經律論云〻經通五人仏及弟子化人天仙下四為仏印定皆名經也律唯仏制降仏已还不許措詞如礼楽征伐自天子出也論通仏世滅後阿毘曇云蔵是仏自說仏滅百年有迦旃延作諸論也　論議三乗中以何為正耶答正化二乗傍菩薩故阿含経唯説二乗弥勒受記〻外不統餘菩薩行也

掃空經律論露布 抄云笠田多作注解故云經律論云々又云經律通歎盖以經律論為開露布也 ○隋志後魏每
攻戰克勝欲天下聞知乃以帛建于漆竿之上名為露布晉桓温北伐
須露布文喚袁宏倚馬儒傺不輟筆而成文 ○又佛日林侍者云古者
文旮不封而明告中外者曰露布自元魏以来專為捷旮寫以練帛建於
漆竿初李詭露布者盖露板不封布諸視聽
如佛出現 如仏雪樵云由結語觀之恐行院疏欲似非諸山疏 幻謂諸山士庶語也非常諸山疏乎 如仏村謙云双桂在中住南
禪同門系云華雨紛白飄空信者念如仏出瑞乎輪囷抱日体徵応不
人欺
太无雷恩
此疏七對
如菴法師住下竺教寺行院疏 師子林則天如所撰上天竺如菴法師塔銘師名
淨真字如菴族沈氏母朱夢明月從懷而有娠生而瑞光
滿室識者奇之曰此非凡器夢月升海者海月都師之再来耶 都字或无或有
時無極法師主天竺化声大振遂造其室朝夕咨扣尽其奉咸屬望
謂大教之託在是矣大德間出主海塩德藏統法為度弘嗣泰定乙丑
行省丞相脫驩公兼視宣政院事奉住下天竺上章以営搆未備
辭而疏擧交至強其行諸大方耕鳳爭願出席下居七年講

貫不佚之傳旨决者众矣至順辛未上竺邑堂陞公以老閑奉師為
代先是師以疾晝寢夢白衣大士持金瓶水灌其口曰汝勿憂非久當
愈旣而以来未休咎復云汝却後二年當避喧於大樹之下夢竟疾
果愈窺自是避喧樹下非入滅之識乎晩至上竺見寢堂西偏有
大樹堂有扁静處始悟前夢由是大開法會去来學常致千人帝
師聞而嘉之賜以金紋之衣佛心弘弁之号手章同憲使鄧公
諸達官皆折節從之游特謂弁才法師後来之多見也
○佛祖統紀師列傳才五可觀迁海塩當湖德藏之沖六宗印傳持
藏未清師曰肆業之地思報久矣歷迁超果為通小禪云云 ○史記
刹教傳住海塩縣在蘇州
奉綸旨以護教 音一作旨行院奉綸旨以選住持也 礼緇衣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鄭注言之出彌大也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綍引棺索也綸音倫文古
頌及錢也如綍音弗
綸音幼案丁了堂録賜天元廷奇紀頌系通道大動天子大覺臧為天
下士銀瑠小使頌之綸音奉賢代己人罕似之之綸音字先輩不審或
改為作綸旨 幼今得大明一統志讀之翰林李士李賢寿表云皇
猷高遠聖李閑徽漢發綸音謙為指授之由是觀之綸音二字元
明以来常所用也李賢表見一統志前 有會音注説文音声也生於
心有節於外謂之音云々众言含一言者人之言也云々文詩序

壱成文謂之音。　蒲芽村曰蒙頭言行院雖讓教未敢私択宗師
必簡自帝心帝亦雖簡未敢私擢必探彼衆論也激濁揚清所以匡
宗也拔茹連茹所以護教也結句長而蒙頭一對増壮

簡自宸衷　論語曰簡在帝心○白香指帝居曰宸帝居小宸
之宮故从宀从辰宸衷中也衷誠也　宸衷　傅寅傳　木
童建偕祖道上副宸衷

擢正士以匡宗　或云正士猶言開士也

探彼輿論　朱子紐任輿衆也晋書王沈傳𧨏輿人之論魏文帝与羊
傳又昏輿論係徐動

惟激濁揚清之必當也　或人説曰激濁揚清言行院擢士之無私
○文選揚清激濁　○王珪字叔玠唐
太宗朝為侍儀大夫嘗令品藻當代人物珪曰云云至激濁揚清疾悪好善
臣於数子有一日之長特為確論
必當文選陸士衡文賦為銓衡之所裁固應縄其必當　樵滓云必當両字
今所添也故彙字之上以字換以而字

庚拔茅連茹而彙征　易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彙類也
音謂張甫子曰茅者叢生之物三陽同体相
連象茹者根也泰下三陽初為之首拔其初則二三陽類牽引而
進如拔一茅則衆茹牽連而起以其彙之象也
拔茅言挙如菴則善類必進也

其

持道堅剛　晋書陸雲傳不遠惟高志尚句成人宅心知訓　選詩藻

宅心虚静　身玄冥宅心道秘
家語息若天地之虚静

宅心一莊子有物論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天目山院日益任心本
虚静而果有言者情未嘗言者心也
䷊乾下坤上泰小往大来吉亨象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王弼注茅
之為物拔其根而相牽引者也茹相牽引之貌也三陽同志俱志在外
初為類首己挙則從若茅之茹也孔義曰初九欲往於上九二九三皆欲上行
己去則從而似拔茅挙其根相牽茹也云云征行也程傳君子之進必与
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
故為象云云本義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征行之吉也云云
郭璞同林詩至彙字絶句朱氏附録以其彙属上文嘗見郭璞易林亦
如此做句便是那特人己自恁地読了蓋拔茅茹者物象也以其彙者
人也　幼謂拔茅連茹四字用程子傳彙征二字用王注孔疏
黄氏日抄六泰卦拔茅茹以其彙之字絶句与茹字怩句而以征吉為占
諦晦菴本郭璞易林之説辞義甚明　書序語　孔傳汝當遠求商
家先句左成之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也

鼓吹三藏 翻訳集曰一經藏二律藏三論藏

居然太雅之音 左思三都賦居然而辨八方文中子曰旅之子名居然
別号矣詩生民居然生子箋云徒以禋祀而无人道居
黙然自生子朱注徒然也安然也又儀然自然也疏曰居然怡然無病而生子也荘子
山木篇林注居然安然也太白古風曰大雅久不作

粃糠九流 儒流道流陰陽流法流名流墨流縦横流雑流農流見後漢
書班固傳　後漢書班固傳下載九流
恵遠少為儒生博極群書尤邃周易荘老常与恵持造安法師席一聞
安師講般若豁然大悟歎曰九流異術皆粃糠耳

解空 釋氏稽古略云竹菴一少依車溪擇卿講席聞擧般若
寂寥之言下大悟曰如服一盃降氣湯得印可之雪窓下讀指要至若
不謂實鉄床非若変易非迂豁如喜曰吾聞文字語言皆糠粃耳主當
湖德蔵北禪天台寺入院指法座曰臘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銷
老歩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強登高住延慶祖庭時八十九歳矣帰竹菴
入滅荼毘無風無雨無晝夜人 為三無事又曰烟霰到処皆舎利塔德蔵院
解空著補註四巻 補註四巻蘭盆補註一巻三月十九日寂當
湖竹菴解空尊者可觀入寂九十一歳
寂字恐衍字歟

太虛之量九流亦為之粃糠也上句言孚識之博下句言器量之
大
芽予謂太雅之音盖正語邪太虚之量盖豁語耶

廓尓太虛之量 器量之大 廓用也虚也

豈久泥解空恵行之故武 抄曰解空竹菴可觀法師也号解空
尊者事跡見于本伝又云仏祖統紀幷
通載宗印号恵行然可觀無解空之号恵行印峯宗印法師嗣法
於竹菴寧宗召對宣徳殿賜号恵行法師見統紀十五台宗諸師列傳可
觀宗印皆住徳蔵宗印法師日本泉涌寺俊芿法師之師也蔵見上注

合思振唐標隋觀之遺規 此對用十字句常不可効之通論云僧標
者至德中習毘尼有高行結菴於杭之
西嶺呉人語曰杭之標摩雲霄鐘律三高僧詩序曰唐僧皎然吴徹道
標之又鐘律武林志曰其南塢若隋真観 標之仏骨塔者若唐道
標杜多之草堂之通論誤道標作僧標歟鐘律明教大師誤僧標作
道標歟可以高僧傳祥之仏祖統紀无傳此一對如何解之 真觀字聖
遠錢塘范氏昂天竺霊山之始祖也時人為之語曰錢塘有真觀當天
下半大忠禪師見而嘆曰竜樹之道方只于東方矣統紀智者旁出二世
别抄云真觀仏骨塔道標草堂皆天竺之境也
芽村曰解空恵行共住徳蔵不可居其故武唐標隋觀有仏骨塔及中

鼓吹三藏ヲ　翻訳集曰一經藏二律藏三論藏

居然太雅之音アリ　左思三都賦居然而辨八方文中子曰形之与名居然
別矣韓生武居然生子箋云徒以禋祀而无人道居
默然自生子朱注徒然安然也又俄然自然也疏曰居処怡然無病而生子也荘子
山木篇林注居然安然也太白古風曰大雅久不作

粃糠九流ヲ　儒流道流陰陽流法流名流墨流縦横流雜流農流見後漢
書班固傳　後漢書班固傳下載九流
惠遠少為儒生博極群書尤邃周易莊老甞年与惠持造安法師席ニ
安師講般若豁然大悟歎曰九流異端皆粃糠耳
九流　漢書藝文志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右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右法賞罰之義十家二百一十七篇右名位不
同也七家三十六篇右墨六家八十六篇右縦横出於行人之官十二家百七篇右
雜儒墨二十家四百三篇右農農稷之官九家百一十四篇
九流咸合為三千百四十七篇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小說十五家
千三百八十篇皆不入九流也　穀梁序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
疏詳注九流其後繁多
芽村曰居然者自然之義又居字之義可也村講云コヽノ心ハハタラカスイナカラ
ノ大雅之音也
宗鏡曰尋以太雅之音鼓吹今師鼓吹三藏則太雅之音亦徒然也况仰有

合思振唐標隋觀之遺規ヲ　此對用十字句常不可効之通會云僧標者至住中習毘尼有高行結菴於杭之
西嶺吳人語曰杭之標摩雲霄鍾峰三高僧詩序曰唐僧皎然灵徹道
標之又鍾峰武林山志曰其南塢若隋真觀　標之仏骨塔者若唐道
標杜多之草堂之通會誤道標作僧標欲鍾峰明教大師誤僧標作
道標欲可以高僧傳詳之仏祖統紀无傳此一對如何解之　真觀字聖
遠錢塘范氏郎天竺灵山之始祖也時人為之語曰錢塘有真觀當天
下半大忍禅師見而嘆曰亀樹之道方興于東方矣統紀智者旁出二世
別抄云真觀仏骨塔道標草堂皆天竺之境也
芽村曰斛空恵行共住徃藏不可匠其故武唐標隋觀有仏骨塔及中

堂皆天竺之境併可與其遺規而已村曰如菴乃宗巾孫歟
僧標唐宋乾元鍼通經後為僧有高行貞元十四年結菴杭之嶺杭
人尊不名但呼西嶺和尚見釋古畧
石川文集廿七點徹玄石刻作道標　鏡曰解空觀惠行巾為教宗唐標
隋觀為律宗如菴或不蹈其故武或有與其遺規此一對宜影畧互見也
豈匠故武言語故武也　幻謂影畧恐不可欲如菴自息蔵迹下竺一
言不匠解空惠行在息蔵之故武須拟唐標隋觀吾下竺之遺
規

四衆歡呼　殷万蟄互雷動　出吾叶之家望

詩殷其雷殷其雷在南山之陽　李
白蜀道難飛湍瀑流争喧豗砯
崖轉石万壑雷喧豗音灰
毛傳殷雷声也　韻会砯拔水切水激山也

一乗極倡　肆九河之瀾翻　說法先得

書禹貢九河既導注河水分為九道
在兗州畍又九播為九河一名雖有
九河名　荅詩劇談風建九河齦
極唱幻案科注咸淳山叙台宗教法華六意云於如来一代特教之中乃究竟
之極唱也又案大智律師所秫陁經義疏序云一乗極唱終歸咸指於樂
邦万行劣修最勝独推於果号今用義疏乎　鏡曰如菴出世四衆歡
呼其声如雷如菴說法無礙如九河瀾翻也　村儀云一乗言天台圓教
也
爾雅九河徒駭河大史河馬頰河覆釜河胡蘇河簡河絜鉤河盤
河鬲津河
茅予謂此疏以行院語為始又以行院終焉

夙夜惟寅

昏典夙夜惟寅直哉維清注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
寅係音夷亦如字

祈天永命

昏召誥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注言王當其息之用求天
長命以歴年

靈石和尚住淨慈行院疏　本作永明寺

霊石諱如芝嗣徑山愚庵堂下之
嗣岩運菴之嗣霊隠岳松原
師住本寛四十年八十四歳初住浄慈山菴雜錄曰泰定初宣政院
起嘉興本覺霊石芝禪師住浄慈師已八十有四四海尊仰
如古佛余自徑山来送入院遂獲随例掛塔其時衆満五百之此
疏十對才五六連用過句才九隔句上下皆六字平隔句之
抄曰永明壽禅師嗣天台韶國師霊

永明之道　始自天台國師

右台州人故云爾昔永明由霊隠而近
韶國師遊天台山覲智者顗禅
浄慈永明至國師若異于佛本章
師遺蹤有若旧居師復与智者同姓陳氏時稱之後身也
僧宝傳韶國師傳初寓止白沙時呉越忠懿王以国子刺台州雅欽聞韶名
遣使迎之申弟子之礼日夕問道韶曰他日為霸主無忘佛恩復乾祐

元年戊申王嗣国位遣使迎至尊崇之以為国師　蒲芽村曰永
明句集右以台人住浄慈也南泉之句集右庫堂才子而以八十住
山也

南泉之門　独推趙州古佛

趙州諗嗣南泉普願之嗣馬祖庫
堂隷師入浄慈陞座問答罷忽
天使蹕門傳奉聖旨問趙州因甚八十行脚庫堂因甚八十住山師就奉
趙州行脚一日到臨済方擢足之間臨済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州云恰
値老僧洗足済近前作聴勢州曰会則便会啗啄作什麼済便方丈
閑却門州曰老僧八十行脚今却被者駒子撲却成一頌天使掲
知叙奏竜顔大悦特賜五百頓絹一百綵開堂安衆続以粮食爾典
頌云趙州八十方行脚庫堂八十再住山別有一枕撕仏祖九重城裡動竜
顔行状云賜田参仟餘畝即今賜荘是也
○雪峯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瞠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師曰不従口入
僧後到趙州挙此話州曰不可従鼻孔裡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
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聞得乃云趙州古佛遥作礼自此不答話
五家宗賛趙州傳　玉篇瞠直耕切怒目直視皃
幻案四哲住春年指舎利弗　芽村曰春年宿衲系于趙州古佛叢林
系于永明

如此春年宿衲

維摩経観衆生品曰天女答舎利弗曰我止此室如春
年解脱文遠手元長曲水侍序春年関市井

之遊統住春年老人也

不愧古佳叢林

梵語貧娑那此云叢林大論僧伽秦言衆多比丘一処
和合是名僧伽譬如大樹叢聚是名為林一一樹不名
為林如一一比丘不名為僧諸比丘和合故名僧之聚処得名叢林

其　大法元亀

元大也亀質疑者也晋太尉謝日高官右惟先蔽志昆
命于元亀詩泮水元亀象歯大賂南金傳曰元亀天
二寸疏曰漢食貨志亀不盈一尺不為宝

宗門碩匠

厳案曰元亀一尺二寸大亀也　尚書並義元亀謂大亀
芽村曰元亀質大法之疑也碩匠老手也碩前大也

蟠胸五千巻　矍然身不勝衣

礼記檀弓下趙文子其中退然
如不勝衣其口吶吶然不出諸其
口匡中身也退柔和皃吶吶舒小皃
呂本中字居仁紹興初賜進士出身除中書舎人平生因詩以窮耽禅而病瘠矍
不勝衣
礼陳皓注退然謙卑怯弱之皃吶吶声低而語緩也　吶如悦切勝音升
住本覚

住山六十年　允矣嚢無餘蓄

允　村点

芽村曰蟠五千巻其胸能大然身矍而不勝持衣歴六十年住山其資
有餘然嚢空而無一銭看上下所続如金石相答无妙嚢無餘蓄則足
虜薄俗今之住山者財利為心指之為薄俗也　山谷詩胸蟠万巻

夜光寒　六十年樵云住本覔者四十年今日六十年不唯本覔必住
他山亦言住山之间　囊無し枯崖侵泉旧抄如此幻考侵泉遥〻
亦足励彼薄俗　樹講云励薄俗者孟子所謂貪夫廉也六十年
餘蓄挽高風系于一室栖遅　住山今將栖遅孰已挽以出世孚励薄俗系于囊無
樵講云亦字言不翅吾囊无餘蓄亦已励彼薄俗
孰能挽其高風
誓將一室之栖遅　芽村曰栖遅一室者本覔蓋小刹耶千衆囲繞
此浄慈也
奈尓千衆之囲繞　尓白 ナンヂ村
倚岩枯木　誰知天澤淋漓
妙峯善禅師住霊隠丞相青山
鄭公因天童闕人奏勉其行答以
年踰耄毛矣尚夜行不休乎述二偈辞免一日剥啄敲门足眼開驚傳鈞翰入
山未倚岩枯木攉残甚空費陽和到一回殿上十九丁　○昔有一婆子供養
一菴主常令二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云正恁广特如何菴主云枯
木倚寒岩三冬無暖気女子歸挙似婆婆云我二十年只供養得个俗
漢遂遣出燒却菴　○易天下沢淋漓水湊入地　○虚堂行状云師感両朝
恩遇〻〻寵將所賜帑帛創小菴於雲望亭之東扁曰天沢就築塔

為飯蔵之地〻〻在浄慈寺　易天下沢淋漓し　幻案易上経本住者〻
幻謂拏法師云天沢無私不间枯木嗒仏出万偏不立無根
傲雪喬松　益見歳寒節操
〻〻所謂本覔也　呆樹松嗣彼美喬松冒茲霜雪
惟進退之有礼　嘉興三塔有喬松堂呆名曽居
誠古心住仰山亢進退有礼出処無恒
傾出処之無恒
芽村曰是所願望如枯木無心而不知霜露恩又如喬松耐霜辛雪若是亦
高風邪進退出処撮前之本覔与今浄慈也　用我之句將進駕於浄
慈也是翁之句年甚老不俟住持也事理以東周繋瓜二支対翹鞍一
支却有筆力村亦可〻
用我者東周乎　樹花囊信仲住東福道旧亢云斯文未掾用我者東
周年群望攸歸受命者西伯也孰謂空山雲不而興瞥
恵日兼天　樹花心田称乎
豈繫瓜而不食　論語陽貨篇公山弗擾召子欲往子路不説〻〻子曰
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注曰興
周道於東方其使魯為東周乎　又陽貨篇仏肸召子欲往子路曰〻〻子曰吾豈
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注云匏瓠也言匏瓜得繫一処者不食故也吾自食

物也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処或云東周繫瓜二字也寓同
在陽貨第十七章之中而非一章之語也今合用之下句矍鑠据鞍実是二事
而已 鏡曰一室栖遅者退与処也千众同繞者進与出也処則不長出則
不長処出処有恒也可処而処可出而出是无恒也 鏡曰宰相府在金陵
之属浙東平南渡後都杭州浄慈与行院在浙西行院受浙東相府
命倩呆石住浙西浄慈東周指金陵也
村儔用我者呆石之意也幻謂用我丨丨言用我則必奥叢林礼楽者
也東周不可以地論焉

矍鑠哉是翁也 指呆石

如據鞍而請行 後漢馬援年六十二自請撃武陵五渓蛮臣尚曰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拠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征五渓 臣矍鑠勇皃東観記作矍 音許縛反

後漢馬援傳二十四年建武武威将軍劉尚撃武陵五渓蛮夷深入軍
没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
馬之々 矍鑠幻𢌞下句有如字則上句直指呆石至于下句辟言諸馬伏
波虽為一事似為二事故對東周繫瓜二字用我非全語矍鑠全語也
繫瓜似非用命台字減之不添之拠鞍用馬援傳添如字甚翦裁也上下
軽重權衡惟均

力任単提 ヲノ点不審 力任単提 村庵雪樵 力任単提 太白

頓誠三祝 行院之語也 荘子天地篇華封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寿使聖人富使
多男子堯曰辞封人曰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独不欲
何也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寿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徳
也故辞

如一渓住宝林行院疏 續借行才四有借子雑呆大同小異 一渓嗣高雲峯大恵五世宗派図不載

○雑呆中天竺一渓和上諱自
如福建人元兵下江南師年少被遊兵虜至臨安遺之而去臨安富
氏胡氏収養之令伴其子求讀呑郷塾師偶立擬神静耗 塾音孰郷切門側之堂記曰古之家有塾
穎識無所失胡氏喜因子之既長命隷里中无相寺為僧参人之
雲峯於徑山得旨戒検精厳法服応器不离体又能誦法華
維摩円覚経初住湖江石寿寺之後有富民黄氏重師戒行常供
以伊蒲塞饌一日請飯其家進供愈勤乃開私帑示師所蔵金玉矣
宝欲動其心師飯謂左右曰彼黄氏者以帑中宝示我欲眩我死
去為其子耳殊不知我視金玉如瓦礫古人随此轍者頗多非独為
子為其馬者有之我自此其跡黄氏矣天暦初中天竺住持笑隠新
公奏詔与建大竜翔寺因挙代住中竺者三人上以笔点師名宣
政院具疏礼請未克化去多矣矣云

○抄云稱之双林亦曰宝林即傅大士之道場此宝林在東陽傅大士之道

場寔山水之境致也由是曰山華澗水也刘禹錫詩東陽本是佳山水 ○此
疏十對偶句四對之内三對用集句甚有力而常不可効也
幻謂自虚谷住径山至果石住浄慈皆住五山者也故元題昏字不昏名旦
昏和尚两字其餘教僧亦昏字昏法師ノ两字上竺下竺為教寺極位故
也宝林以下甲刹十刹也故名字無和尚字如一溪秀枯木等是也教僧
亦如此闻王闕聚無文等是也或唯昏其字不昏其名亦無和尚字笁田
住务通了堂住旌忠等是也未有曇芳和尚住径山一疏恐編者悞載于
甲刹十刹之間邪
本集与元叟昏茲以中天竺奉旨令如一溪住持遣人持幺文往請和尚有
遺袠山中一溪又在属末幸嘱寺衆早請入山又与字感也 不害 云昏尾云如一溪履践
端正亦拈中双林闻化風頗盛 虞伯生悉隠行道記一特名勝如因思断江
如一溪蔵古林宣無言卓有行業皆与師為忘年友 幻谓一溪
戒検精厳誦楞厳法華維摩等自貫経故此元用教家語

山華硐水　総是清浄法身 僧问大竜色身敗壊如何是堅固法身竜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虎穴魔宮　不異兜率内院 罗湖野録上表之俞道婆頌婆子偸趙州蜀因縁曰虎穴魔宮到者希之

○五燈第二善恵大士章天竺僧嵩頭陀曰我与汝毘婆尸仏所发誓今兜率宮
衣鉢見在何日當帰因令臨水観影見圓光宝蓋大士咲謂之曰炉鞴之所
多鈍鉄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為急何思彼楽哉

山華幻謂兼用大竜雲門語也碧岩第四僧问雲门如何是清浄法身门云花
藥欄 蒲室講云山華澗水東陽山水也虎穴魔宮宝林禅窟也清浄
法身兜率内院乃法身大士弥勒化身傅氏也以大士願力之句結
前一對而吾師之句生後也 村講云蒙頭サラリトシタソ揔ニトハトツコモ
ト云心也法身無相故塵〻法身虎穴魔宮言無明煩悩窟宅即是兜率
也或云由一溪之字用山華澗水之語此義不可也以而字妙也 法身教家
云法性即身故名法身或是諸法所依之処故名法身文 無性摂論

以大士深弘願力 傅大士即弥勒應化云 以大士深弘願力 村两点 以大士深弘願力 本白 宗鏡

大士 従義云運心廣大已建仏事故云大士尺士者事也 大明度経云大士者
其義云何仏言大士者已聚大衆為之舎聚是故為大士也

而吾師尚忍安眠 汾陽昭禅師游衡湘及襄沔間毎為群守以名刹力
致之前後八請堅卧不答洎首山殁西河道俗遣僧
契聡迎請住持師閉閣高枕聡排闥而入譲之曰仏法大事靖退小節風
穴懼應讖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〻〻已弃世汝有力荷擔如来
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矍起握聡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趣弁
厳吾行矣

其道惪在躬 書大禹謨天暦数在汝躬 遜三国名臣賛曰日月在躬隠之弥曜 晋書積道在身

光華著外

礼記樂記篇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

芽備云八字称如二句一意而非二句一意條陳也 芽村曰道拖出理事交融之句光華出言行相応之句理事之句与空劫之句言行之句与契経之句截而續之妙也

安眠本集与丁溪吞毋以塵俗可厭精退自高衆生難度世事堪忍従古而然倶随時化道随力建立以報聖恩佛恩也之此吞牟丁溪於中無也今此曰忍安眠蓋丁溪平居以靖退自高者也本集有丁溪跋三番皆述此意

華嚴四法界理者心也事者境也理即生仏一如事即万法究然理事无碍者心境一如万法即一心之即万法交融无碍也事之无碍者一如亦無交融亦无也 理即事 幻案 清凉大師證觀 華嚴行願品別行疏無障导法界中有三門中双融倶爾性相渾然門有十門其門中三由爾相不壊相故事即理而事存以非事為事也四由爾性不派故理即事而理存以非理為理也

清凉著華嚴大疏廿卷清凉又著演義抄四十巻自釈大疏演義抄初八巻紳之慈談分孛者講之別行疏一巻唯釈行願一品猶如普門品有両巻疏

幻案大蔵一覧第九法界観云杜順総本色空理事為例束為三重観門一曰真空法界二曰理事无导三曰周徧含容第二理事无导観下十門私七真理即事門注謂此真理挙体皆事如水即波静而非動九真理非事門注即事之理而非是事以真妄異故如即波之水非波以動湿異故

理即事之即理

華嚴有理法界事法界理事無导法界事之无导法界之四法界此中事之無导為極致

日用等空劫無差

抄云薦福古禅師示衆生久流轉者為不明自己欲出苦原但明取自己〻〻者有空劫僧宝〻時自己有今時日用自己空劫自己是根蔕今時日月自己是枝葉 僧宝伝十二文学禅才廿七題古塔主両種自己其畧曰僧承古与施私並論自己有二有空劫自己有今時日用自己〻〻其説不過以善用不善用為異不聞析而為両種也而古立三自己適矣〻〻石室祖琇續僧宝傳有代古塔主与洪覚範以正洪〻悞日用即事也空劫即理也

言願行之願言

中庸全語

説法与契経相合

修多羅此云契経〻説所説契理契機亦十二部之揔名也 玄沙備禅師少為漁家子年甫三十始出家具戒習頭陀行与雪峯師資道契雪峯歎曰備頭陀再来人也聞楞厳経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与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学者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 通論廿八又会元七

翻義集第四以此方周孔之教名為五経故以経字翻修多羅然其人以典雖

虽单題經諸命所指曰契經所謂契理契機名契經也 搏章云契
理則合於二諦契機則符彼三根經者訓常訓法
荊予謂説法合契經則如來説応機敏捷非世之所謂座主座穿鑿臆説
者謂之掃離鑴之弊奔競之句系閙市紅塵乱亦之句出山尺梧
竹

痛掃離鑴之弊　言離刻穿鑿也

力排奔競之風　排 村 白

荷囊厭閙市紅塵　布袋

飛錫変乱雲深処　應真
真飛錫躡虚　孫綽天台山賦云王喬控鶴以沖天應真飛錫以躡虚　釈氏要覧云西天比丘持錫
有二十五威儀凡室中不得善地必掛於壁牙故釈氏称遊行僧為飛錫
安住僧為掛錫

碧梧翠竹鳶鵲停峙　魏志凡非竹実不食非梧桐不棲

想見高標　抄云韓愈殿中少監馬君墓誌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
林竜虎之変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傳翠竹碧梧鸞鵠
停峙已守其業也

本集第一題曹伯璉詩渓翁樂禅寐文字弁糠粃恩幺雲門来相向氣
劃塁幻裡排奔競厭閙市変乱雲豈非禅寐乎糜糠与糠通乎
宋鏡曰傳大士布袋乃弥勒一化身也宝林傳大士道場故用布袋之文
竜蛇所居幻裡此疏用僧宝傳賛但以居字換生字故碧梧翠竹与本文
顛倒又裡深山大沢等八字用左傳
碧梧一篇文　村偈云梧竹鳶鵲人物也貴人之喜多用之　僧宝傳賛意用韓文高山深林翠竹
宗鏡曰鳶鵲承閙市紅塵之句竜蛇承乱雲深処之句幻裡村義可也
鏡曰鳶鵲言人品清高無塵俗気竜蛇言行蔵出処不可測焉

深山大澤竜蛇所居　行蔵出処不可測也

孰窺神変　僧宝傳清涼法眼賛曰永明乃其的孫豈所謂深山大沢竜蛇所由生者耶　左傳襄廿一年曰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之曰深山大沢実生竜蛇彼美
余懼其生竜蛇以禍女

非世網可覊者　是時世網嬰我身又沈約郊居賦

以礼羅而致之　韓送温造処士赴河陽軍序伯楽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之　大夫烏公以鉄鉞領河陽之三月以石
生為才以礼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数月也以温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礼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虽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抜其

尤暮取一人尋校其尤　茅世綱之句系竜蛇鴛鵠之句礼羅之句出
明叙鳥叙

玉岡　東文献云玉岡法師塔銘云至正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杭州天竺具山
教寺玉岡大和尚示疾而化世寿六十八僧臘五十四云々始和尚先悉
時有請預為造塔并以偈謝之曰死後荼毘一幻身是收白骨煅為塵
何須白塔標名字畢竟都无什人其人遂不敢復請至是門人の亦
失所依哀悲痛号絶頓存膺敬之地乃建塔於鳳凰嶺下白蓮華院之
六唯亭之和尚諱蒙潤号玉岡族海塩顧氏父日敏徳君子也母強氏之
依古源於白蓮寺礼獲伽藍神土偶輙仆若答拝左右皆驚之従古源
授以経應口成誦之受天台家金剛錍十二門論令即能了之因若学嬰
奇疾修請観音懺七七日既獲夢天應疾愈為心信明利之白集慶継
那分座于南天竺之演福寺出世於海塩當湖法華寺長夏講法華經躭
并日千余人之之迁主演福宗風益振居六年退处白蓮修念仏三昧之語其
徒曰吾祖智者所謂鳳栖山水外是志夏哀秀惠深禅内充愉樂之其在
斯乎自是誓言不出山行宣政院強起之主下天竺之修法華三昧感普賢
放光現瑞之臨終之夕呼弟子　子実法明策示止観要心之法且告之曰
吾生縁殆尽矣惟其時邀弥陀仏我考了自然而逝云々

助宣聖化　茅村曰行院所期在助宣王化而已　助宣　茅村
潤玉岡住演福教寺江湖疏　茅蒲云天台宗也　東晋郷文集塔銘師諱蒙
潤号玉岡出世海塩當湖德
蔵寺當湖在表州嘉興縣長夏講法華經躭者千餘人屠沽
有為之易業者迁主演福宗風益振居六年退处白蓮修念
仏三昧　○蒲室本集有与人昏載師亶昏中曰銭塘天台教
僧有聞玉岡者力行般舟三昧持律厳甚旨不忘世近還住演福学者輻湊
清　大方廣衆所以傳道比者妄庸襍進　史記斉悼恵王世家
間　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魏勃　嬰將軍熟視咲曰人
妄庸劣之人　索隠曰妄庸言凡
而名怯愧之徒之遯去以為高　詩疏曰徒之者言非一二処
義也
使後学失所依敘譬之世家外姓争立長嫡避譲　史記
作三十世家吾子伸于人斉之世家也注曰世卿大夫之家　虞子曰外姓長嫡正室嫡
子也　大方廣衆而　大方廣衆村
茅蒲名怯与怯也　茅蒲云大刹集廣衆者為俾之傳道也
愧之　茅蒲妄庸雑進名怯愧与噲等伍也
茅蒲云後学依叙名怯以傳其道今名真急避之妄庸以遯去故失所依

尤暮取一人与抜其尤　茅世綱之句系竜蛇鸚鵡之句礼羅之句出
朝取暮取

朝取一人暮取一人　何多賢也　東坡三槐堂銘序天將復與王氏也何子孫之多賢也

待以國士報以国士　非敢望焉　史記廿六刺客傳豫譲臣事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之故衆人報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報之襄子曰寡人赦子亦足矣子自為計譲曰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撃之以致報讐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　漢書韓信傳注師古曰為国家之奇士　左傳非所敢望　○或曰非敢望焉任持人之語也村謂行院之語也言不求其報也蓋卑諂而重人也

宗鏡云待以国士者行院倩丁漢也報以国士者丁漢受倩住宝林也然一漢非敢望出世也歓閙市紅塵乱雲深処排奔競故也　幻謂何多賢也用韓序所謂朝取一人暮取一人傳中信多才子語勢借字於東坡而已非敢望焉用豫譲国士報之之一傳中非所敢望也之字朝取一人暮取一人不剪裁待以国士報以国士報以国士甚剪裁者所接用同伝語不剪裁者所接用別人語況用別人語者前己句用一篇語所記以礼羅致之者也後世制表疏者宜子細著眼

期轉法輪

助宣聖化　茅村曰行院所期在助宣王化而已　助宣

[illegible]

王閫

[illegible]

萧傋名垸名与垸也　愧之萧傋妄庸雜進名垸愧与噲等伍也

萧傋云後学依倣名垸以傳其道今名息避妄庸以遯去故失所依

敀也
世家史記世家才一索隠曰系家者記諸侯本系也言下
及子孫常有国故孟子曰陳仲子斉之系家又董仲舒曰王者封
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々為家者也
大丗弐曰世家者志云謂世々有禄秩之家按累世有爵土封国故尊
之々見上 系家幼錬避唐太宗諱世民之世作系也 村菴玄
家先住東福系過句避世家長編而譲者豈仏法有力所争乎
黄潜塔銘當年求古原塔銘於
公撃節不已以為聞所未聞毎与一時名士析哀儒釈所談理性之
奥同無不咲其言簡而理尽之々所至道俗翕慕或捨所居或寂寺
守延致在嘉興則別有寿寺吉祥寺恵光等院若干所在杭
則有寿聖寺瑞光懺若所 長編避譲者當取不取也外姓争
立者非所取而取也長編辟言名位外姓辟言妄庸也
鏡曰名恵鏡大方廣衆傳其道者莫過于周也
茅村云取乃為主也
當敢不敢与非所取而取者其過一也 玄要幻謂非祖宗門下所裨三玄三要言玄妙之要
若王周法師者住童宗門学探玄要會諸家無異同
説水到滄溟 范文正公曰水到滄溟始是波此句言廣学也 范文正公集廿一巻前四巻詩也其中无此句文別集詩一巻無之 幻菴度

康舟录住昇隠當號小参云人啟大国方為貴水到滄溟始是波其外諸
录有之
演一音非大小乗 抄云維摩経佛国品仏以一音演説法随類各得解
還東蟄戸何自謙抑以咈輿情況丞相之銓衡至公 也 行宣
陸士衡文賦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縄其必當庄韓日所以秤 韻會銓銓説
丈衡也一曰度也廣韻量也物者衡平也唐百官志吏部尚書以三銓之
法官天下之材 咈玉篇甫物切違也
葉講会諸家承李探玄要演一音承住童宗門會即會三帰一々之會
也融會諸家不分異同如百川歸海無異流也一音演説雖不分大小乗
衆生随類各得解如雷霆一震群蟄啓戸也
蔵叟仏成道気八表可開掲天之日月丸出霆撃醒蟄戸々之萬竜
鏡云使者諸山使乎行院使乎或云演福山門使乎
葉云時當像季何不出世出世之瑞如優曇一現人衆皆願見季日用般舟
三昧何妨出世領徒
而使者勧請之疏弊交委 跡昏也弊帛也委之積也少曰委多曰積
時當像季願見優曇一華日用常行惣是般舟三

昧 抄曰仏立三昧以阿弥陀為本尊天台四種三昧之一名義集第四十二分教篇般舟此云仏立亦名十方現在仏悉在前立定経云持仏威神力於三昧中立者有三事支持仏威神力持三昧力持本功徳力用是三事故得見仏名義集三学篇三昧此云調直定又云正定圭峯疏云不変緒変名為正受遠法師云夫三昧者何専思寂想之謂也云云天台止観畧明四種一常坐二常行三半行半坐四非行非坐云云二常行出般舟三昧唯専行旋九十日為期云云三半行半坐方等云旋百二十帀却坐思惟法華云其人若坐若立読誦此経是人若坐思惟此経四非行非坐実通行坐由呼為随自意

思専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気虚神朗 黄滔平閩塔銘臨終之夕呼弟子手実法明等示止観安心之法且告之曰吾生殆尽茲惟其特驟称南無阿弥陀佛数声怡然而逝

幸回象歩 抄云智度論曰仏行歩平正如象王不須側不左右顧視不返顧後合身而転去他四指而現印文不殺衆生遇者獲益足動大千又或偈曰耆闍崛多行和象歩

以尉漚盟 岑詩白漚盟已寒

粲無瑕住上虞南塔杭諸山疏 上虞者越州八對可用兄 法浙東也 ○華厳宗

清涼譯経 清涼国師澄観字大休會稽人姓夏侯氏生於開元戊寅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口四十歯目光夜發登乃不瞬大暦三年代宗詔入内与大弁正三蔵訳経為潤文大德 ○仏祖統紀清涼観師先学天台宗教於荊渓之門後因辨解少月我天台明宮畢者乃依畢者五教之説自撰疏紀申華厳経

師講云無礙華厳宗乃兼参禅耶 宗鏡曰無礙為天台宗然以訳経清涼ト之則為台宗之故也幻誤錢甚非也

香象述探玄義云華厳之称梵語名為健拏驃訶健拏名雑華驃訶名厳飾

豈羨金印如斗 晋書本傳周顗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 ○元和四年勅有司別鋳金印加清涼国師一号彷統国師主教門事清涼国師傳釈氏資鑑

○羨今貪慕也歆羨次也

通玄造論 普術二十四本通玄長者不知何許人或曰唐宗子殆文殊普賢之幻有也開元七年一二十七年隠於太原寿陽方山之土龕龍初至虎為負経而神竜化泉天女給侍夜則歯光代燭間食棗柏因号棗柏大士嘗年以華厳大教状微剔奥論而明之曲折万旋如水赴壑會釈十门妙益経旨経総四十巻目曰華厳論云云以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命成云云皇朝初閩僧志寧以其論并分布經中是為合論 又通論第十六

此土現起大椛感見 智礼 是実報身横現同居 浄覚 通俞貞元十五
年四月徳宗誕節敕有司備儀輦迎教授和尚澄観入内殿闡揚
華嚴宗旨云々帝顔群臣曰朕之師言雅而簡辞曲而富真風於
動一義天臣以正法清涼朕心仍以清涼賜為国師之号 清涼通論華嚴
疏主澄観云々至貞元中得度受戒云々足不履尼寺之塵脇不触居士之
榻目不視非儀之綵舌不味過午之餚手不釈灸明之珠宿不離衣
鉢之側従牛頭忠徑山欽問西来宗旨授華嚴灸教於京都詵禅師
至天暦三年代宗詔入内与大辨正三蔵訳経為潤文大息浣而辞入五
臺山大華嚴寺覃思華嚴以五地聖人栖身仏境心体真如猶
於後得智起世俗心学世間解聡是博覧六藝図史九流異学華夏
訓詁竺経梵字及四囲五明聖教世典等否靡不該洽至是建中四
年将下筆著疏先求瑞應一夕夢金容當陽山峙光相顯之因以手
捧咽面門既覚而喜以禅獲光明遍照之徴自是落筆無停思
乃以信解行證分華嚴為四大科理無不包観毎恍旧疏未尽経旨
唯賢首国師頗涉源遂宗承之制疏凢歴四年而文成云々
通俞延載元年則天云々復聞于闐国梵本華嚴大經即遣使奉
玉帛往求之并請彼国善梵字者一人随経以来於是于闐王以実
叉難提如華嚴宗旨遣赴命則天見之大悦詔入大遍空寺同三
蔵菩提流志法師神英京復礼等翻訳華嚴則天躬幸其寺
親施供饌云々万歳通天元年詔沙弥康法蔵於大原寺開示華

嚴宗旨方猪経題感白光昱然自口出須臾成蓋停空久之云々則天悦
有旨命京城十大徳為蔵授満分戒賜号賢首云々聖暦元年五月
戊辰三藏法師義浄自西域還獲梵本経命四百餘部云々同
実叉難提等訳経證義明年十月訳新華嚴経成実叉難提等奉表奏上
云々長安元年賢首法師法蔵於東都仏授記寺講新華嚴経云々
大宋乾息丁卯沙門恵研制衣華嚴合命序云玄宗開元中大原有逸
士李通玄者間代浄名也而神鑒物表闇情和氏因閲華嚴義疏嘆
云大教弘芳多家繁制衣労文白首豈暇進修遂窮八十巻之真詮括
四十軸之玄論夜馳神筆舒玉藻之祥光日探玄感天童之給
饍張皇教門羅列義天大中載無緒有云便就掌細思後進之
披尋雖則法門之豊富遂合経綸文旨相原然其義類繁衍未灸
品藻恵研因参雲水叨覧指帰敢揾銭毫斐斯偏畧列往命以標
挙義教理而相収云々總灸一部一百二十巻
通玄以実叉難提新訳八十華嚴造論
通俞開元二十八年三月長者李通玄卒云々毎旦唯服棗十顆柏葉餅
如乜大者一枚終日需毫臨紙未嘗接人交云々論曰華嚴大教吾仏
氏之極談也重翻於則天之朝其文始備時惟賢首国師遂其宗旨至貞
元間清涼国師始造華嚴新疏長者之論虽成於清涼之前而當
世未覩久乃抗衡云々或稱長者唐之宗室少博極群否以則天革
僉遂長往山林世莫有識之者嗚呼自非聖賢示跡宏宣大教其孰

已乎於此哉

華厳賢首所立五教一小乗教二大乗始教三大乗終教四一乗頓教五円教也　五教章上巻初明建立一乗者然此一乗教義分斉開為二門一別教二同教　此則別教一乗別於彼三乗如法華中宅内所指門外三車誘引諸子令得出者是三乗教也　界外露地所度大白牛車是一乗教也　一権実差別以三中牛車亦同羊鹿権引諸子務令得出是故臨門三車倶是開方便門四衢別授大白牛車方為示真実相　二同教者　此同教説諸乗等会融無二同一法界有其二門一泯権帰実門即一乗教也二攬実成権門即三乗教等也初即不壊権而即泯故三乗即一乗而不礙三後不異実而即権故一乗即三乗而不礙一是故一三融摂体無二也

親宣玉偈貫華

散花貫花経之長行曰散花偈頌曰祇夜伽陀貫花也雑心論解経具五義一謂涌泉二謂貫花三謂顕示四曰縄墨五曰結鬘又曰梵語蘇怛羅此云綫取貫穿摂持之義通玄作新訳八十華厳之合論定宣玉偈貫花也貫華比経文也

名義集一西域記云旧曰偈梵本略也或曰偈他梵本訛也今従正音宜云伽陀唐言頌

幻謂清涼通玄総命華厳祖師至于結句美無瑕與其宗也像教句双結前同別句孤起後又若改像作末則千字非也

介五私記偈者謁也摂義謁之故名為偈四句為偈句有三四五七等差別若梵人以三十二字為首盧偈即以八字為句也

不圖像教千年

汪西改教字読為末云必有考本　集解云像末二字指清涼通玄之時又指無瑕之出世也

復聞同別二教

同別二教華厳宗所立詳于五教章第一別教二同教之之像教唐本作像季蓋言像法季運也非言像末也

綱羅百氏

其

胸次九流

少峇戯効禅月作遠公詠云胸次九流清似鏡人間万変酔如泥　集解云周偕殷盤言斯人之辞結屈而奇古

杭標九流遠公之語也適命

文杭標越徹斯人能詩也

詞厳周誥殷盤

韓進学解周誥殷盤詰屈聱牙注孫曰周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之五篇属周書也謂盤庚三篇上中下篇属商書也　幻謂以篇名対人名

韻勝杭標越徹

少峇詩以双井茶送孔常父詩心知韻勝舌知腴注木邊頭陀寺碑曰道勝之韻虚往実帰

韻勝　石門文字禅廿七題徹公石刻云徹上人詩初若散緩熟味之有奇趣字虽不工有勝韻

通命呉人為之語曰杭之標僧標摩雲霄越之徹洞冰雪雲川晝皎然能清秀乃右庶子李益当年得標所為楽府持皈京師以為之誇

耀竟陵羽見標称之曰日月而之靈吾知為天標山川草木吾知為地
標推能毀矣吾知為惠標閑居趣寂得非名実在公乎
越徹通論是徹一時公卿負才望者劉長卿厳維皇甫曾皆投刺結
交徹詩句与皎然便標奇名之之權直与興以亭餞之之上人心冥
空無而迹寄文字故語甚夷易之之其変也如風去逝韻氷玉相和
層峯千仭下有金碧攢鄙夫之目初不敢視三複則渙然天和晦於
其中之（振詩四庭而塔寺）攢句書攫攫也
或曰南塔寺杭州開經在几几山乾直息中呉越王錢氏所建故用杭標越
徹之文題曰上虞之之在會稽則越也開經為在杭州地理志昔杭越地
同今日其地相分耳　紆謂杭標越徹不必用其地故文唯言便能
詩也

名實不謬

名実不謬　荘子斉物論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暮三衆狙皆悦名実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

洗鉄炉歩志之嘲

柳文二十八永州鉄炉歩志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歩永州北郭有歩曰鉄炉歩

名実兼備云無瑕有名有実二洗世人有名無実之嘲或由兼無
瑕之字解之不可也体用言無瑕説破華厳体用之義不用指金師
子為譬喩　或曰無瑕頓悟体用之義不待金師之喩也
鉄炉之志曰同之人曰蓋嘗有鍛鉄者居其人去而炉毀者不知
年矣独有其号曰而存余曰嘻世固有文去名存而冒焉若是
耶歩之人曰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
位与道久矣其先能而役猶曰我大世亦曰其氏大其冒於号有以矣於
茲歩者乎之之吾未茲歩之実而不得金鑄鉄傳刀鉄者則去而行
他又何害乎之之蓋於是未矣之之　王篇宣倚切三足釜　鏄布各切田器

体用全彰

何待金師子章之喩

則天詔賢首法師法蔵於東都仏授記寺
講新華厳経至華蔵世界品感大地震
動逾時乃息即日召對長生殿問帝綱十重玄門海印三昧参合六
相総別同異成壊之義蔵敷宣有緒玄旨通貫則天驟聞茫然
驚異伸請再三蔵就指殿隅金師子為暁譬之至所謂一毛頭
師子百億毛頭師子則天豁然頓解蘇是集其語因為金師子
章謂大経理深文廣文博義迷非入理聖人無以達其奥是以立見以
立見边之喩撓元匪之法界体師子喩法界用之之
兼備云無瑕不待金師子之喩會華厳体用法門者即是長水悟所
譬言緒圭峯為荷沢五世孫也二句一意

即長水見瑯瑯悟処

抄云法師子璿嘉禾人初依洪敏師学（璿似縁切）
楞厳至動静二相了然不生不省聞瑯瑯
恵覚道重当世趨至其門値其上堂致問曰清浄本然云何忽生山河

大地覚元声云清浄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豁然大悟覚理
之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励志扶持以報仏恩師如教後住長水
衆宛一千以賢首宗旨述楞厳経疏十巻行於世仏祖通載又
會元才十二渝湯昭覚郷ノ章見長水璿

如圭峯出荷澤源流

荷沢法嗣磁州法如禅師磁州法嗣
荊南惟忠禅師荊南法嗣遂州
道圓禅師圓和尚法嗣圭峯宗密禅師宗密者出于荷沢
神會派下荷沢嗣下祖圭峯為荷沢之五世孫也
○裴休ノ圓覚経序云圭峯禅師得法於荷沢嫡孫南印上足道圓
和尚之禅即佩南宗密印受圓覚懸記於是閲大蔵経律通唯
識起信楞等然後頓悟於華厳法界宴坐於圓覚妙場之
○會元二圭峯章抵襄漢因病僧付華厳疏即上都澄観大師之所
撰也師未嘗聴習一覧而倦観曰毘盧華蔵已随我遊者其汝
乎
圭峯ノ圓覚経序禅遇南宗教進斯典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
中義天朗耀幻鈔会元斯典作圓覚
○楽天金針集錬字不如錬句々々不如錬意則未安也好句要須好字非
於文字不已通
○箋註唐人雖小詩必極工而後已所謂旬鍛月錬非虚言小説崔護題城
南詩其始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処去桃花
依旧咲春風後以其意未完語未工改第三句云人面祇今何処去蓋
唐人工詩大率如此故日休百錬為字千錬為句
○石林詩話荊公詩用法甚厳尤精於對偶嘗云用漢人語止可以
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水護田將緑遶両山排闥
送青来之類皆漢人語也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随窣堵波
皆以梵語對梵語嘗有人面稱公詩自喜田園敀五柳最嫌尸祝
擾之庚桑之句以為的對咲曰君但知柳對桑為的然庚亦是数蓋以
十干数之也（補恰切半挙也）（的乎）
○誠斎集望三光五岳之気無日不印於餘風隔千岩万岳之外此意
独馳於清多又雖川野之白鴎之中未聞春風玉笋之班
○會稽家之如此一聯則四句出乎一意茶寛夫云晋宋間詩人造語
雖秀抜然大抵上下句多出一意如魚戯新荷動鳥散餘花落蝉
噪林逾静鳥鳴山更幽之類非不工矣終不免此病
○蔵叟濡古井住西塔云轆轤百尺無縄宮封古井桂秋多年掛壁春
到開花
○擬花集東英住金剛云三祇無驕唱空言募用七鈞見鵠貴有志
之已成
祖子孫村講云祖為清涼子為圭峯孫為長水也塔鈴説破祖子孫枕
縁頓断言頓華厳也未枕有頓断円無班一音演説コレハ露柱カコロビ
ヤウタリ　葉禕云旧義無班祖子孫於南塔有枕縁乎村云非也

上解可也漸頓圓謂無瑕說法也露柱即說法上句牽教下句以禪
接之妙也漸頓圓台宗所立備用謂華嚴宗旨但華嚴不說漸
教也
祖子孫幻謂清凉圭峯長水為祖子孫此義太遠矣無隨三代必於南塔
有機緣塔鈴子細說破雪樵禪云此義可也全室約立住育王丞兄
弟一門盛支棣蕚相輝祖翁三代遺風弁髦此童牽
漸頓圓華嚴五教華上第五乘教合者初約教者然此五教相攝融
通有其五義一或總為一謂本末鎔融唯一大善巧法二或開為二
一本教謂別教一乘為諸教本故二末教謂小乘三乘從此所流故
名究竟及方便以下三乘小乘望一乘悉為方便故三或開為三謂一乘
三乘小乘教以方便中開出愚法二乘故四或分為四謂小乘漸頓
圓以始終二教俱在言等故五或散為五即如上說
圭峯圓覺經懸談云今依賢首大師統收為五一小乘教二大乘始教
三終教四一乘頓教五圓教○初者以隨機故隨他語故說諸法教一向
差別○二始教者亦名分教以深密第二第三時教同許定性無性俱
不成佛故幻謂解深密經說三時○三終教者亦名實教定性二乘無性
闡提悉當成仏方盡大乘至極之說故立為終○上二教並依
地位漸次修成總名為漸○然大乘教總有三宗謂法相三八皆漸教
之始即戒賢智光二論師各依一經立三時教互相破斥之法性猶通於
頓漸終於始故頓如後說但教有始終頓漸之殊法非深淺之異○

四頓教者但一念不生即名為仏不依地位漸次而說故立為頓圓
○五圓教者明一位即一切位一切即一位是故十信滿心即攝
五位成正覺等主伴具足故名圓教即華嚴經也幻謂漸頓圓
華嚴宗所立始教終教為漸教法相宗無宗等漸教也頓教華
嚴宗以吾心宗配頓教也圓教即華嚴宗也圭峯以天台四教配此
漸頓圓大乘也愚法二乘者二乘人不廻入于大乘而入于灰身滅智無
餘涅槃也入無餘涅槃而後身心絕起入于大乘也不愚法不愚
法五教之中圓之稱之第一小乘教所謂愚法二乘也乃至第五圓
教者同教一乘之意也始入三乘後入一乘是此則不愚法之人也
漸機也幻謂漸頓圓今言華嚴也漸乃華嚴所立小乘教
之外有漸教也五教者一小乘教於一乘中分別說三漸誘淺機
令赴大道二大乘始教三祇修行證大果二空顯證出偏小三
大乘終教諸相融即入不二門四頓教一念不生即名仏森羅諸
法皆是毘盧果德浩然衆相俱是仏所好相五圓教明支之無盡
窮緒法体相狭主伴無盡彰果相之圓備

祖子孫三代機緣

以清凉圭峯長水為祖子孫韓文三十三殺
中少監馬君墓志吾未老毛者自始至今
未四十年而哭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

塔上風鈴解語 東坡第七大風留金山寺日詩云塔上一鈴独
自語明日顛風當斷渡注爰云石勒死之
年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独鳴佛圖澄曰國有大喪不出今年
矣既而石勒果死

漸頓圓一音演説 抄云天台四教儀言八教者頓漸秘密不定
蔵通別圓是名八教頓等四教是化儀如
世藥方蔵等四教名化法如弁藥味之第一頓教者即華嚴也

堂前露柱交參 碧巖第九則示衆云古仏与露柱相交是
第幾機自代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的赴未機

相逢勍敵 右傳僖二十三年勍敵之人注勍強也杜村曰勍敵指
禪東坡詩參寥出弥大西勍敵之類耶 村講云勍敵
緣云勍敵ハカタキテハナイソアイテ也
幼謂諸山禪宗好ケ匹敵